

八

編

類

纂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十

左編

將類

樂夫

漢張騫

西夷

張騫漢中人也。建元中爲郎。時匈奴降者言匈奴破月氏王以其頭爲飲器。月氏遁而怨匈奴。無與共擊之。漢方欲事滅胡。聞此言。欲通使道。必更匈奴中。廼募能使者。騫以郎應募。使月氏與堂邑父俱出隴西。徑匈奴。匈奴得之。傳詣單于。曰。月氏在吾北。漢何以得。使吾欲使越。漢肯聽我乎。留騫十餘歲。子妻有

子然騫持漢節不失居匈奴西騫因與其屬亡鄉月  
氏西走數十日至大宛大宛聞漢之饒財欲通不得  
見騫喜問欲何之騫曰爲漢使月氏而爲匈奴所閉  
道今亡惟王使人道送我誠得至反漢漢之賂遺王  
財物不可勝言大宛以爲然遣騫爲發譯道抵康居  
康居傳致大月氏大月氏王已爲胡所殺立其夫人  
爲王既臣大夏而君之地肥饒少寇志安樂又自以  
遠漢殊無報胡之心騫從月氏至大夏竟不能得月  
氏要領留歲餘還並南山欲從羌中歸復爲匈奴所  
得留歲餘單于死國內亂騫與胡妻及堂邑父俱去

歸漢拜騫太中大夫堂邑侯爲奉使君騫爲大驅力  
寬大信人蠻夷愛之堂邑父胡人善射窮急射禽獸  
給食初騫行時百餘人去十三歲唯二人得還騫身  
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傳聞其旁大國五  
六具爲天子言其地形所有騫曰臣在大夏時見印  
竹杖蜀布問安得此大夏國人曰吾賈人往市之身  
毒國身毒國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其俗土著與大  
夏同而卑濕暑熱其民乘象以戰其國臨大水焉以  
騫度之大夏去漢萬二千里居西南今身毒又居大  
夏東南數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遠矣今使大夏

從羌中險羌人惡之少北則爲匈奴所得從蜀宜徑  
又無寇天子旣聞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屬皆大國多  
奇物土著頗與中國同俗而兵弱貴漢財物其北則  
大月氏康居之屬兵彊可以賂遺設利朝也誠得而  
以義屬之則廣地萬里重九譯致殊俗威德徧於四  
海天子欣欣以騫言爲然遣令因蜀犍爲發間使數  
道並出出驍出笮出徙出犂皆各行一二千里其  
北方閉氐祚南方開嵩昆明昆明之屬無君長善寇  
盜輒殺畧漢使終莫得通然開其西可千餘里有衆  
象國名滇越而蜀買間出物者或至焉於是漢以求

大夏道始通。滇國初漢欲通西南夷，騫以校尉從。大將軍擊匈奴，知水草處，軍得以不乏。迺封騫爲博望侯，是歲元朔六年也。後二年，騫爲衛尉，與李廣俱出右北平，擊匈奴。匈奴圍李將軍，軍失亡多，而騫後期，當斬贖爲庶人。是歲，驃騎將軍破匈奴西邊，殺數萬人。至祁連山，其秋，渾邪王率衆降漢，而金城河西並南山至鹽澤，空無匈奴。匈奴時有侯者到，而希矣。後二年，漢擊走單于於幕北，天子數問騫大夏之屬，騫旣失侯，因曰：臣居匈奴中，聞烏孫王號昆莫，父難兜靡，本與大月氏俱在祁連敦煌間，小國也。大月氏攻

殺難兜靡奪其地人民亡走匈奴子昆莫新生傅父  
布就翎侯抱亡致草中爲求食還見狼乳之又烏銜  
肉翔其旁以爲神遂持歸匈奴單于愛養之及壯以  
其父民衆與昆莫使將兵數有功時月氏已爲匈奴  
所破西擊塞王塞王南走遠徙月氏居其地昆莫既  
捷自請單于報父怨遂西攻破大月氏大月氏復西  
走徙大夏地昆莫畧其衆因留居兵稍彊會單于死  
不肯復朝事匈奴匈奴遣兵擊之不勝益以爲神而  
遠之今單于新困于漢而昆莫地空蠻夷戀故地又  
貪漢物誠以此時厚賂烏孫招以東居故地漢遣公

主爲夫人。結昆弟其勢宜聽。則是斷匈奴右臂也。旣連烏孫。自其西大夏之屬。皆可招來而爲外臣。天子以爲然。拜騫爲中郎將。將三百人馬各二疋。牛羊以萬數。齎金幣帛直數千鉅萬。多持節副使。道可便遣之。旁國騫旣至烏孫。致賜論指。未能得其決。騫卽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月氏。大夏。烏孫。發譯道。送騫與烏孫使數十人馬數十匹。報謝。因令窺漢知其廣大。騫還拜爲大行。歲餘騫卒。後歲餘其所遣副使通大夏之屬者。皆頗與其人俱來。於是西北國始通於漢矣。然張騫鑿空。諸後使往者。皆稱博望侯。以爲質於

外國外國由是信之其後烏孫竟與漢結婚初天子發書易曰神馬當從西北來得烏孫馬好名曰天馬及得宛汗血馬益壯更名烏孫馬曰西極馬宛馬國天云而漢始築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國因益發使抵安息奄蔡犂靬條支身毒國而天子好宛馬使者相望於道一輩大者數百少者百餘人所齋操大放博望侯時其後益習而衰少焉漢率一歲中使者多者十餘少者五六輩遠者八九歲近者數歲而反是時漢旣滅越蜀所通西南夷皆震請吏置牂牁越嶲益州沈黎文山郡欲地接以前通大夏通

遣使歲十餘輩出。此初郡復皆閉。昆明爲所殺。奔幣物。於是漢發兵擊昆明。斬首數萬。後復遣使。竟不得通。自騫開外國道。以尊貴其吏士。爭上書言外國奇。恠利害。求使。天子爲其絕遠。非人所樂聽。其言予節。募吏民無問所從來。爲具備。人衆遣之。以廣其道。來還。不能無侵盜幣物。及使失指。天子爲其習之。輒覆按。致重罪。以激怒。令贖復。求使。使端無窮。而輕犯法。其吏率亦輒復盛。推外國所有。言大者予節。言小者爲副。故妄言無行之徒。皆爭相効。其使皆私縣官齎物。欲賤市以私其利。外國亦厭漢使。人人有言輕重。

度漢兵遠不能至而禁其食物以苦漢使漢使乏絕  
責怨至相攻擊樓蘭姑師小國當空道攻劫漢使王  
恢等尤甚而匈奴奇兵又時時遮擊之使者爭言外  
國利害皆有城邑兵弱易擊於是天子遣從票侯破  
奴將屬國騎及郡兵數萬以擊胡胡皆去明年擊破  
姑師虜樓蘭王酒泉列亭障至玉門矣而大宛諸國  
發使隨漢使來觀漢廣大以大鳥卵及犛牛眩人獻  
於漢天子大說而漢使窮河源其山多玉石采來天  
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崑侖云是時上方數巡  
狩海上迺悉從外國客大都多人過之則散財帛賞

以角氏戲  
娛外國表  
軻之策行  
矣

賜厚具饒給之。以覽視漢富厚焉。大角氏出奇戲諸  
恠物多聚觀者。行賞酒池肉林。令外國客徧觀各倉  
庫府藏之積。欲以見漢廣大傾駭之。及加其眩者之  
工。而角氏奇戲歲增變其益。興自此始。而外國使更  
來更去。大宛以西皆自恃遠。尚驕恣。漢使往既多。其  
少從率進孰於天子言。大宛有善馬。在二師城。匿不  
肯示。漢使天子既好宛馬。聞之甘心。使壯士車令等  
持千金及金馬。以請宛王二師城善馬。宛國饒漢物。  
相與謀曰。漢去我遠。而鹽水中數有敗。出其北有胡  
寇。出其南乏水草。又且往往而絕。邑乏食者多。漢使

數百人爲輩來常乏食死者過半是安能致大軍乎且二師馬宛寶馬也遂不肯予漢使漢使怒妄言柱金馬而去宛中貴人怒曰漢使至輕我遣漢使去令其東邊郁成王遮攻殺漢使取其財物天子大怒諸嘗使宛姚定漢等言宛兵弱誠以漢兵不過三千人強弩射之卽破宛矣天子以嘗使浞野侯攻樓蘭以七百騎先至虜其王以定漢等言爲然而欲侯寵姬李氏廼以李廣利爲將軍伐宛審孫猛字子游有俊才元帝時爲光祿大夫使匈奴給事中爲石顯所譖自殺

漢李廣利

李廣利女弟李夫人有寵於上產昌邑哀王太初死  
年以廣利爲貳師將軍發屬國六千騎及郡國惡少  
年數萬人以往期至貳師城取善馬故號貳師將軍  
故浩侯王恢使道軍西過鹽水當道小國各堅城守  
不肯給食攻之不能下下者得食不下者數日則去  
北至郁成士財有數千皆饑罷攻郁成城郁成拒之  
所殺傷甚衆貳師將軍與左右計至郁成尚不能喫  
況至其王都乎引而還往來二歲至敦煌士不過什  
一二使使上書言道遠多乏食且士卒不患戰而患

餓人少不足以拔窳。願且罷兵，益發而復往。衆所聞之，大怒，使使遺玉門關，曰：「軍有敢入斬之。」貳師恐，因留屯敦煌。其夏，漢亡浞野之兵二萬餘於匈奴。公卿議者皆願罷宛軍，專力攻胡。天子業出兵誅宛，宛小國而不能下，則大夏之屬漸輕。漢而死善馬絕不來。烏孫輪臺易苦，漢使爲外國笑。廼案言伐宛，尤不便者，鄧光等，赦囚徒扞寇盜，發惡少年及邊騎，歲餘而出敦煌六萬人，負私從者不與，牛十萬頭，馮四萬疋，驢橐駝以萬計，齎糧兵弩甚設。天下騷動，轉相奉伐。宛五十餘校尉，宛城中無井，汲城外流水，於是遣水

殺得可觀

工徙其城下水空以穴其城益發戍甲卒十八萬酒  
泉張掖北置居延休屠以衛酒泉而發天下七料鹽  
及載備給貳師轉車人徒相連屬至敦煌而拜習馬  
者二人爲執驅馬校尉備破宛擇取其善馬云於是  
貳師後復行兵多所至小國莫不迎出食給軍至輪  
臺輪臺不下攻數日屠之自此而西平行至宛城兵  
到者三萬宛兵迎擊漢兵漢兵射敗之宛兵走入保  
其城貳師欲攻郁成城恐留行而令宛益生詐迺先  
至宛決其水原移之則宛固已憂困圍其城攻之四  
十餘日宛貴人謀曰王母寡匿善馬殺漢使今殺王

而出善馬。漢兵宜解。卽不廼力戰而死。未晚也。宛責人皆以爲然。共殺王。其外城壞。虜宛責人。勇將煎糜。宛大恐。走入城中。相與謀曰。漢所爲攻宛。以王母寡。持其頭。遣人使二師。約曰。漢無攻我。我盡出善馬。悉所取。而給漢軍食。卽不聽我。我盡殺善馬。康居之救。又且至。至我居內。康居居外。與漢軍戰。執計之何從。是時康居候視漢兵尚盛。不敢進。貳師聞宛城中。新得漢人。知穿井。而其內食尚多。計以爲來誅首惡者。母寡母寡頭已至。如此不許。則堅守而康居候漢兵。罷來攻宛。破漢軍必矣。軍吏皆以爲然。計宛之約。宛

迺出其馬令漢自擇之而多出食食漢軍漢軍取其善馬數十匹中馬以下牝牡三千餘匹而立宛貴人之故時遇漢善者多昧蔡爲宛王與盟而罷兵終不得入城中罷而引歸初二師起敦煌西爲人多道上國不能食分爲數軍從南北道校尉王申生故鴻臚壺克國等千餘人別至郁成城守不肯給食申生去大軍二百里負而輕之攻郁成急郁成窺之申生軍少農用三千人攻殺申生等數人脫亡走貳師貳師令搜粟都尉上官桀往攻破郁成郁成降其王亡走康居桀追至康居康居聞漢已破宛出郁成玉與桀

桀令四駟士縛守諸大將軍四人相謂郁成漢所毒  
今生將卒失大事欲殺莫適先擊上邽騎士趙第拔  
劍擊斬郁成王桀等遂追及大將軍初貳師行後天  
子使使告烏孫大發兵擊宛烏孫發二千騎往持所  
端不肯前貳師將軍之東諸所過小國聞宛破皆使  
其子弟從入貢獻見天子因爲質焉軍還入玉門者  
萬餘人馬千餘匹後行非乏食戰死不甚多而將吏  
貪不愛卒侵牟之以此物故者衆天子爲萬里而後  
不錄其過

漢陳湯

陳湯字子公山陽瑕丘人也少好書博達善屬文家  
貧自貸無節不爲州里所稱西至長安求官得太官  
獻食丞數歲富平侯張勃與湯交高其能初元二年  
元帝詔列侯舉茂才勃舉湯湯待遷父死不葬喪司  
隸奏湯無循行勃選舉故不以實坐削戶二百會薨  
因賜謚曰繆侯湯下獄論後復以薦爲郎數求使外  
國久之遷西域副校尉與甘延壽俱出先是宣帝時  
匈奴乖亂五單于爭立呼韓邪單于與郅支單于俱  
遣子入侍漢兩受之後呼韓邪單于身入稱臣朝見  
郅支以爲呼韓邪破弱降漢不能自還卽西收右地

會漢發兵送呼韓邪單于，支由是遂。匹磝呼俱堅  
昆丁令兼三國而都之，怨漢擁護呼韓邪而不助。已  
困辱漢使者，江迺始等。初元四年，遣使奉獻，困求侍  
子，願爲內附。漢議遣衛司馬谷吉送之，御史大夫谷  
禹、博士匡衡以爲春秋之義，許夷狄者不一而足。今  
邳支單于鄉化未醇，所在絕遠，宜令使者送其子，至  
塞而還。吉上書言：中國與夷狄有羈縻不絕之義，今  
旣養全其子十年，德澤甚厚，空絕而不送，近從塞還，  
示棄捐不畜，使無鄉從之心，棄前恩，立後怨，不便。議  
者見前江迺始無應敵之數，知勇俱困，以致恥辱，卽

豫爲臣憂，臣幸得疆漢之節，承明聖之詔，宜諭厚恩，不宜敢桀，若懷禽獸，加無道於臣，則單于長嬰大罪，必遁逃遠，舍不敢近邊，沒一使以安百姓，國之計，臣之願也。願送至庭上，以示朝者。禹復爭以爲吉，往必爲國取侮，生事不可許。右將軍馮奉世以爲可遣，上許焉。既至，郅支單于怒，竟殺吉等，自知負漢，又聞呼韓邪益強，遂西奔康居。康居王以女妻郅支，郅支亦以女予康居王，康居甚尊敬郅支，欲以其威以脅諸國。郅支數借兵擊烏孫，深入至赤谷城，殺畧民人，毆畜產，烏孫不敢追。西邊空虛，不居者且千里。郅支單

于自以大國威名尊重。又乘勝驕。不爲康居王禮。怒殺康居王女及貴人人民數百。或支解投鄯賴水中。發民作城。日作五百人。二歲廼已。又遣使責闔蘇大宛諸國歲遺。不敢不予。漢遣使三輩至康居。求谷吉等屍。郅支困辱使者。不肯奉詔。而因都護上書言。困阨願歸計。強漢遣子入侍。其驕嫚如此。建昭三年。湯與延壽出西域。湯爲人沈勇。有大畧。多策謀。喜奇功。每過城邑山川。常登望。旣領外國。與延壽謀曰。夷狄畏服大種。其天性也。西域本屬匈奴。今郅支單于威名遠聞。侵陵烏孫大宛。常爲康居畫計。欲降服之。如

得此二國。北擊伊列。西取安息。南排月氏。山離烏菽。數年之間。城郭諸國危矣。且其人剽悍。好戰伐。數取勝。久畜之。必爲西域患。郅支單于雖所在絕遠。蠻夷無金城強弩之守。如發屯田吏士。毆從烏孫衆兵。直指其城下。彼亡則無所之。守則不足自保。千載之功。可一朝而成也。延壽亦以爲然。欲奏請之。湯曰。國家與公卿議大策。非凡所見。事必不從。延壽猶豫不聽。會其久病。湯獨矯制發城郭諸國兵車師戍。已校尉屯田吏士。延壽聞之。驚起欲止焉。湯怒。按劔叱延壽曰。大衆已集會。豎子欲沮衆邪。延壽遂從之。部勒行。

陳益置揚威白虎合騎之校漢兵胡兵各四萬餘人  
延壽湯上疏自劾奏矯制陳言兵狀即日引軍分行  
別爲六校其三校從南道踰葱嶺徑大宛其三校都  
護自將發溫宿國從北道入赤谷過烏孫涉康居界  
至闐池西而康居副王抱闐將數千騎寇赤谷城東  
殺畧大昆彌千餘人毆畜產甚多從後與漢軍相及  
頗寇盜後重湯縱胡兵擊之殺四百六十人得其所  
掠民四百七十人還付大昆彌其馬牛羊以給軍食  
又捕得抱闐貴人伊奴毒入康居東界令軍不得爲  
寇間呼其貴人屠墨見之諭以威信與飲盟遣去徑

引行。未至單于城可六十里止營。復捕得康居貴人  
貝色。男子開牟。以爲導。貝色子卽屠墨母之弟。皆怨  
單于。由是具知郅支情。明日引行。未至城三十里止  
營。單于遣使問漢兵何以來。應曰。單于上書言居困  
阨。願歸計疆。漢身入朝見天子。哀閔單于棄大國。屈  
意康居。故使都尉護將軍來迎。單于妻子恐左右驚  
動。故未敢至城下。使數往來相答報。延壽湯因讓之  
我爲單于遠來而至。今無名王大人見將軍受事者。  
何單于忽大計失客主之禮也。兵來道遠。人畜罷極。  
食度且盡。恐無以自還。願單于與大臣審計策。明日

前至邳支城都賴水上離城三里止營傳陳望見軍于城上立五采幡幟數百人被甲乘城又出百餘騎往來馳城下步兵百餘人夾門魚鱗陳講習用兵城上更招漢軍曰鬪來百餘騎赴營皆張弩持滿指之騎引却頗遣吏士射城門騎步兵騎步兵皆入延壽湯令軍聞鼓音皆薄城下四面圍城各有所守穿塹塞門戶鹵楯爲前戟弩爲後卽射城中樓上人樓上人下走土城外有重木城從木城束射頗殺傷外人外人發薪燒木城夜數百騎欲出外迎射殺之初單于聞漢兵至欲去疑康居怨已爲漢內應又聞烏

孫諸國兵皆發。自以無所之。郅支已出。復還。恩。丞。如。堅守。漢兵遠來。不能久攻。單于乃被用。樓上諸關兵。夫人数十。皆以弓射外人。外人射中單于。鼻諸夫。人頗死。單于下騎。傳戰大內。夜過半。木城寨中人却入土城。乘城呼。時康居兵萬餘騎。分爲十餘處。四面環城。亦與相應和。夜數犇營。不利。輒卻。平明。四面火起。吏士喜。大呼乘之。鉦鼓聲動地。康居引兵却。漢兵四面擁鹵楯。並入土城中。單于男女百餘人。走入大內。漢兵縱火。吏士爭入。單于被創死。軍候假丞杜勳。斬單于首。得漢使節二。及谷吉等所齎帛書。諸鹵獲以。

界得者凡斬闕氏太子名至以千五百一十八級  
生虜百四十五人降虜千餘人賦予城郭諸國所發  
十五王事下有司丞相匡衡御史大夫繁延壽以爲  
郵支及名王首更歷諸國蠻夷莫不聞知月令春掩  
骼埋胔之時宜勿懸車騎將軍許嘉右將軍王商以  
爲春秋夾谷之會優施笑君孔子誅之方盛夏首是  
異門而出宜懸十日乃埋之有詔將軍議是初中書  
令石顯嘗欲以姊妻延壽延壽不取及丞相御史亦  
惡其矯制皆不與湯湯素貪所鹵獲財入塞多賦法  
司隸校尉移書道上繫吏士案驗之元帝內嘉延壽

湯功而重違衡顯之議議久不決劉向上疏乃封延壽爲義成侯賜湯爵關內侯後數歲西域都護段會宗爲烏孫兵所圍騎馳上書願發城郭燔燹兵以自救丞相王商大將軍王鳳及百僚議數日不決鳳言湯多籌策習外國事可問上召湯見宣室

### 東漢班超

班超字仲升扶風平陵人彪之少子也爲人有志不修細節然內孝謹居家常執勤苦不恥勞辱有口辨而涉獵書傳永平五年兄固被召詣校書郎超與母隨至洛陽家貧常爲官傭書以供養父勞苦常輟業

八編卷之二  
投筆歎曰大丈夫無他志畧猶當效傅介子張騫立  
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研間乎左右皆笑之  
超曰小子安知壯士志哉其後行詣相者曰祭酒布  
衣諸生耳而當封侯萬里之外超問其狀相者指曰  
生燕頰虎頭飛而食肉此萬里侯相也竇固出擊匈  
奴以超爲假司馬將兵別擊伊吾戰於蒲類海多斬  
首虜而還固以爲能遣與從事郭恂俱使西域時龜  
茲王建爲匈奴所立倚恃虜威據有北道攻破疏勒  
殺其王而立龜茲人兜題爲疏勒王明年春超從間  
道至疏勒去兜題所居槃橐城九十里逆遣吏田處

先往降之。勅慮曰：兜題本非疏勒種，國人必不用命。若不卽降，便可執之。慮旣到，兜題見慮輕弱，殊無降意。慮因其無備，遂前劫縛兜題左右，出其不意，皆驚懼奔走。慮馳報超，超卽赴之，悉召疏勒將吏，說以龜茲無道之狀，因立其故王兄子忠爲王。國人大悅。忠及官屬皆請殺兜題，超不聽，欲示以威信，釋而遣之。疏勒由是與龜茲結怨。超因馳疏勒，十八年，帝崩焉。者以中國大喪，遂攻沒都護陳睦。超孤立無援，而龜茲姑墨數發兵攻疏勒。超守槃橐城，與忠爲首尾。士卒單少，拒守歲餘。肅宗初卽位，以陳睦新沒，恐超單。

危不能自立。下詔徵超。超發還。疏勒舉國憂恐。其都尉黎弇曰。漢使棄我。我必復爲龜茲所滅耳。誠不忍見漢使去。因以刀自剄。超還至于闐王侯以下皆號泣。曰。依漢使如父母。誠不可去。互抱超馬脚。不得行。超恐于闐終不聽其東。又欲遂本志。乃更還疏勒。疏勒兩城自超去後。復降龜茲。而與尉頭連兵。超捕斬反者。擊破尉頭。殺六百餘人。疏勒復安。建初三年。超遂發疏勒康居于闐。拘彌兵一萬人。攻姑墨石城。破之。斬首七百級。超欲因此平定諸國。乃上疏請兵。曰。臣竊見先帝欲開西域。故北擊匈奴。西使外國。鄯

于寘卽時向化。今拘彌莎車疏勒月氏烏孫康居願  
復歸附。欲共并力破滅龜茲。平通漢道。若得龜茲。則  
西域未服者。百分之一耳。臣伏自惟念。卒伍小吏。實  
願從谷吉。效命絕域。庶幾張騫棄身曠野。昔魏絳列  
國大夫。尚能和輯諸戎。況臣奉大漢之威。而無鉛刀  
一割之用乎。前世議者。皆曰。取三十六國。號爲斷匈  
奴右臂。今西域諸國。自日之所入。莫不向化。大小欣  
欣。貢奉不絕。唯焉耆龜茲。獨未服從。臣前與官屬三  
十六人。奉使絕域。備遭艱厄。自孤守疏勒。於今五載。  
胡夷情數。臣頗識之。問其城郭大小。皆言倚漢與依。

天等以是效之則葱領可通葱領通則龜茲可伐今  
宜拜龜茲侍子白羈爲其國王以步騎數百送之與  
諸國連兵歲月之間龜茲可禽以夷狄攻夷狄計之  
善者也臣見莎車疏勒田地肥廣草木饒衍不比敦  
煌鄯善間也兵可不費中國而糧食自足且姑墨溫  
宿二王特爲龜茲所置旣非其種更相厭苦其執必  
有降反若二國來降則龜茲自破願下臣章參考行  
事誠有萬分死復何恨臣超區區特蒙神靈竊冀未  
便僵仆目見西域平定陛下舉萬年之觴薦勲祖廟  
布大喜於天下書奏帝知其功可成議欲給兵平陵

人徐幹素與超同志上疏願奮身佐超五年遂以幹  
爲假司馬將弛刑及義從千人就超先是莎車以爲  
漢兵不出遂降於龜茲而疏勒都尉番辰亦復反叛  
會徐幹適至超遂與幹擊番辰大破之斬首千餘級  
多獲生口超旣破番辰欲進攻龜茲以爲孫兵強宜  
因其力乃上言烏孫大國控弦十萬故武帝妻以公  
主至孝宣皇帝卒得其用今可遣使招慰與共合力  
帝納之八年拜超爲將兵長史假鼓吹幢麾以徐幹  
爲軍司馬別遣衛侯李邑護送烏孫使者賜大小昆  
彌以下錦帛李邑始到于闐而值龜茲攻疏勒恐懼

不敢前。因上書陳西域之功不可成。又盛毀超擁愛妻抱愛子安樂外國。無內顧心。超聞之。歎曰。身非魯參。而有三至之讒。恐見疑於當時矣。遂去其妻。帝知超忠。乃切責李邑。曰。縱超擁愛妻抱愛子。思歸之士千餘人。何能盡與超同心乎。令邑請超受節度。詔超若邑任在外者。便留與從事。超卽遣邑將烏孫侍子還京師。徐幹謂超曰。邑前親毀君欲敗西域。今何不緣詔書留之。更遣他吏送侍子乎。超曰。是何言之陋也。以邑毀超。故今遣之。內省不疚。何恤人言。快意留之。非忠臣也。明年復遣假司馬和恭等四人將兵入

百詣超，超因發疏，勒于寘兵擊莎車。莎車陰通使疏勒王忠，啖以重利，忠遂反，從之西，保烏卽城。超乃更立其府丞成大爲疏勒王，悉發其不反者以攻忠。積半歲而康居遣精兵救之，超不能下。是時月氏新與康居婚，相親，超乃使使多齎錦帛遺月氏王，令曉示康居王。康居王乃罷兵，執忠以歸其國。烏卽城遂降於超。後三年，忠說康居王借兵還據損中密，與龜茲謀遣使詐降於超。超內知其奸，而外僞許之。忠大喜，卽從輕騎詣超。超密勒兵待之，爲供帳設樂酒行，乃叱吏縛忠，斬之。因擊破其衆，殺七百餘人。南道於是

遂通明年詔發于寘諸國兵二萬五千人復擊莎車而龜茲王遣左將軍發溫宿姑墨尉頭合五萬人救之超召將校及于寘王議曰今兵少不敵其計莫若各散去于寘從是而東長史亦于此西歸可須夜鼓聲而發陰緩所得生口龜茲王聞之大喜自以萬騎於西界遮超溫宿王將八千騎於東界徼于寘超知二虜已出密召諸路勒兵鷄鳴馳赴莎車營胡犬驚亂奔走追斬五千餘級大獲馬畜財物莎車遂降龜茲等因各退散自是威震西域初月氏嘗助漢擊車師有功是歲貢奉珍寶符拔師子因求漢公主超

拒還其使由是怨恨永元二年月氏遣其副王謝將兵七萬攻超超衆少皆大恐超譬軍士曰月氏兵雖多然數千里踰葱嶺來非有運輸何足憂邪但當收穀堅守彼饑窮自降不過數十日決矣謝遂前攻超不下又鈔掠無所得超度其糧將盡必從龜茲求救乃遣兵數百於東界要之謝果遣騎齎金銀珠玉以賂龜茲超伏兵遮擊盡殺之持其使首以示謝謝大驚卽遣使請罪願得生歸超縱遣之月氏由是大震歲奉貢獻明年龜茲姑墨温宿皆降乃以超爲都尉徐幹爲長史拜白霸爲龜茲王遣司馬姚光送之超

遂與光共脅龜茲，廢其王尤利多而立白霸，使光將尤利多還詣京師。超居龜茲，屯乾成，徐幹屯疏勒，西域唯焉耆危須尉犁以前殺都護懷二心，其餘悉定。六年秋，超遂發龜茲鄯善等八國兵，合十萬人，及吏士賈客千四百人，討焉耆。兵到尉犁界，而遣曉說焉耆尉犁危須曰：都護來者，欲鎮撫三國，卽欲改過向善。宜遣大人來迎，當賞王侯以下。事畢卽還。今賜王彩五百匹焉耆王廣遣其左將北鞬支奉牛酒迎超。超詰鞬支曰：汝雖匈奴侍子，而今秉國之權，都護自來，王不以時迎，皆汝罪也。或謂超可便殺之。超曰：非

汝所及此人權重於王，今未入其國而殺之，遂令自疑，設備守險，豈得到其城下哉？於是賜而遣之。廣乃與大人迎超於尉犁，奉獻珍物。焉耆國有葦橋之險，廣乃絕橋，不欲令漢軍入國。超更從德道，厲度。七月晦到焉耆，去城二十里止營大澤中。廣出不意，大恐，乃欲悉驅其人共入山保。焉耆左候元孟先嘗質京師，密遣使以事告超。超卽斬之，示不信用。乃期大會諸國王，因揚聲當重賞賜。於是焉耆至，廣尉犁王汎及北鞬支等三十人相率詣超。其國相腹久等十七人懼誅，皆亡入海，而危須王亦不至。坐定，超怒詰廣。

曰危須王何故不到腹父等何緣逃亡遂叱吏士收  
廣汎等於陳睦故城斬之傳首京師因縱兵鈔掠斬  
首五千餘級獲生口萬五千大馬畜牛羊三十餘萬  
頭更立元孟爲焉耆王超留焉耆三歲撫慰之於是  
西域五十餘國悉皆納質內屬焉明年下詔封超爲  
定遠侯邑千戶

班勇字宜僚少有父風永初元年西域反叛以勇爲  
軍司馬與兄雄俱出敦煌近都護乃西域甲卒而還  
因罷都護後西域絕無漢吏十餘年元初六年敦煌  
太守曹宗遣長史索班將千餘人屯伊吾車師前王

及鄯善王皆來降班，後數月，北單于與車師後部遂共攻沒班，進擊走前王，略有北道。鄯善王急求救於曹宗，宗因此請出兵五千人擊匈奴，報索班之耻，因復取西域。鄧太后召勇詣朝堂會議，先是公卿多以爲宜閉玉門關，遂棄西域。勇上議曰：昔孝武皇帝患匈奴疆盛，兼總百蠻，以逼障塞，於是開通西域，離其黨，與論者以爲奪匈奴府藏，斷其右臂，遭王莽篡盜，徵求無厭，胡夷忿毒，遂以背叛。光武中興，未遑外事，故匈奴負疆，驅率諸國。及至永平，再攻敦煌，河西諸郡城門晝閉。孝明皇帝深惟廟策，乃命虎臣出征西

域故匈奴遠遁邊境得安乃至永元莫不內屬會間者羌亂西域復絕北虜遂遣責諸國備其逋租高其價直嚴以期會鄯善車師皆懷憤怨思樂事漢其路無從前所以時有叛者皆由收養失宜還爲其害故也今曹宗徒耻於前負欲報雪匈奴而不尋出兵故事未度當時之宜也夫要功荒外萬無一成若兵連禍結悔無及已况今府藏未克師無後繼是示弱於遠夷暴短於海內臣愚以爲不可許也舊敦煌郡有營兵三百人今宜復之復置護西域副校尉居於敦煌如永元故事又宜遣西域長史將五百人屯樓蘭

西當焉耆龜茲徑路南疆鄯善于冥心膽北扞匈奴  
東近敦煌如此誠便尚書問勇曰今立副枝尉何以  
爲便又置長史屯樓蘭利害何云勇對曰昔永平之  
末始通西域初建中郎將居敦煌後置副枝尉於車  
師旣爲胡虜節度又禁漢人不得有所侵擾故外夷  
歸心匈奴畏威今鄯善王尤遠漢人外孫若匈奴得  
志則尤還必死此等雖同鳥獸亦知避害若出屯樓  
蘭足以招附其心愚以爲便長樂衛尉鍾顯廷尉基  
母參司隸枝尉崔據難曰朝廷前所以棄西域者以  
其無益於中國而費難供也今車師已屬匈奴鄯善

不可保信。一旦反覆，班將能保北虜不爲邊害乎？勇對曰：今中國置州牧者，以禁郡縣姦猾盜賊也。若州牧能保盜賊不起者，臣亦願以要斬保匈奴之不爲邊害也。今通西域，則虜勢必弱；虜勢必弱，則爲患微矣。孰與歸其府藏，續其斷臂哉？今置校尉以捍撫西域，設長史以招懷諸國。若棄而不立，則西域望絕，塞絕之後，出就北虜，緣邊之郡將受困害。恐河西城關必復有晝閉之微矣。今不廓開朝廷之德，而拘屯戍之費，若北虜遂熾，豈安邊長久之策哉？太尉屬毛軫難曰：今若置校尉，則西域絡繹，遣使求索，無厭與之。

則費難供不與則失其心一旦爲匈奴所迫當復求  
救則爲役大矣勇對曰今設以西域歸匈奴而使其  
恩德大漢不爲鈔盜則可矣如其不然則因西域租  
入之饒兵馬之衆以擾動緣邊是爲富仇之財增暴  
夷之執也置校尉者宣威布德以繫諸國內向之心  
以疑匈奴覬覦之情而無財費耗國之慮也且西域  
之人無他求索其來入者不過稟食而已今若拒絕  
執歸北屬夷虜并力以寇并涼則中國之費不止千  
億置之誠便於是從勇議復敦煌郡營兵三百人置  
西域副校尉居敦煌雖復羈縻西域然亦未能出屯

其後匈奴果數與車師共入寇鈔河西大被其害延光二年夏復以勇爲西域長史將兵五百人出屯柳中明年正月勇至樓蘭以鄯善歸附特加三綬而龜茲王白英猶自疑未下勇開以恩信白英乃率姑墨溫宿自縛詣勇降勇因發其兵步騎萬餘人到車師前王庭擊走匈奴伊蠡王於伊和谷收得前部五千餘人於是前部始復開通屯田柳中四年秋勇發敦煌張掖酒泉六千騎及鄯善疏勒車師前部兵擊後部王軍就大破之首虜八千餘人馬畜五萬餘頭捕得軍就及匈奴持節使者將至索班沒處斬之以

報其耻，傅首京師。永建元年，更立後部故王子加特  
奴爲王。勇又使別校誅斬東且彌王，亦更立其種人  
爲王。於是車師六國悉平。其冬，勇發諸國兵擊匈奴，  
呼衍王、呼衍王亡走。其衆二萬餘人皆降，捕得單于  
從兒勇，使加持奴手斬之，以結車師、匈奴之隙。北單  
于自將萬餘騎入後部，至今且谷。勇使假司馬曹俊  
馳救之，單于引去。俊追斬其貴人骨都侯。於是呼衍  
王遂徙居枯梧河上。是後，車師無復虜跡，城郭皆安。  
唯焉耆王元孟未降。二年，勇上請攻元孟。於是遣敦煌  
太守張朗、河西四郡兵三千人配勇，因發諸國兵。

八種騎第一  
四萬餘人分騎爲兩道擊之。勇從南道，朗從北道，約期至焉。耆而朗先有罪，欲擊功自贖，遂先期至，爵離關，遣司馬將兵前戰，首虜二千餘人。元孟懼，誅逆，遣使乞降。張朗徑入焉，耆受降而還。元孟竟不肯面縛，唯遣子詣闕貢獻。朗遂得免誅，勇以後期，徵下獄，免後卒于家。

### 漢趙克國

趙充國字翁孫隴，西上邽人也。後徙金城，令居始爲騎士，以六郡良家子善射騎補羽林，爲人沈勇，有大略，少好將帥之節，而學兵法，通知四夷事。武帝時，以

假司馬從貳師將軍擊匈奴，大爲虜所圍，漢軍乏食，數日，死傷者多。充國廼與壯士百餘人潰圍，陷陳，貳師引兵隨之，遂得解，身被二十餘創。貳師奏狀，詔徵充國詣行在所。武帝親見，視其創，嗟歎之，拜爲中郎。遷車騎將軍、長史。昭帝時，武都氐人反，充國以大將軍護軍都尉將兵擊定之，遷中郎將。將屯上谷，還爲水衡都尉，擊匈奴，獲西祁王，擢爲後將軍，兼水衡。如故，與大將軍霍光定冊，尊立宣帝，封營平侯。本始中，爲蒲類將軍，征匈奴，斬虜數百級，還爲後將軍。少府匈奴大發，十餘萬騎南旁塞，至符奚盧山，欲入爲寇。

亡者題除渠堂降漢言之遣充國將四萬騎屯緣邊九郡單于聞之引去是時光祿大夫義渠安國使行諸羌先零豪言願時渡湟水北逐民所不田處畜牧安國以聞充國劾安國奉使不敬是後羌人旁緣前言抵冒渡湟水郡縣不能禁元康三年先零遂與諸羌種豪三百餘人解仇交質盟詎上聞之以問充國對曰羌人所以易制者以其種自有豪數相攻擊勢不一人往三十餘歲西羌反時亦先解仇合約攻金居與漢相距五六年廼定至征和五年先零蒙封煎等通使匈奴匈奴使人至小月氏傳告諸羌曰漢貳

師將軍衆十餘萬人降匈奴。羌人爲漢事苦，張掖酒泉本我地，地肥美，可共擊居之。以此觀匈奴欲與羌合，非一世也。間者匈奴困於西方，聞烏桓來保塞，恐兵復從東方起，數使使尉黎危須諸國，設以子女貂裘欲沮解之。其計不合，疑匈奴更遣使至羌中，道從沙陰地出鹽澤，過長阬入窮水塞，南抵屬國與先零相直。臣恐羌變未止，此且復結聯他種，宜及未然爲之備。後月餘，羌侯狼何果遣使至匈奴，藉兵欲擊鄯善、敦煌，以絕漢道。充國以爲狼何、小月氏種在陽關西南，勢不能獨造。此計疑匈奴使已至羌中，先零罕

開迺解仇作約。到秋馬肥。變必起矣。宜遣使者行邊。兵爲備。敕視諸羌。毋令解仇。以發覺其謀。於是兩府復白遣義渠安國。行視諸羌。分別善惡。安國至。召先零諸豪三十餘人。以尤桀黠。皆斬之。縱兵擊其種人。斬首千餘級。於是諸降羌及歸義羌侯楊玉等恐。怒亡。所信鄉遂劫略小種背畔。犯塞攻城邑。殺長吏。安國以騎都尉將騎三千屯備羌。至浩亶。爲虜所擊。失亡車重兵器甚衆。安國引還。至今居以聞。是歲神爵元年春也。充國至金城。須兵滿萬騎。欲渡河。恐爲虜所遮。卽夜遣三校尉銜枚先渡。渡輒營陣。會明畢。遂

以次盡渡虜數十百騎來出入軍傍充國曰吾士馬  
新倦不可馳逐此皆驍騎難制又恐其爲誘兵也擊  
虜以殄滅爲期小利不足貪令軍勿擊遣騎候四望  
陘中亡虜夜引兵上至落都召諸校司馬謂曰吾知  
羌虜不能爲兵矣使虜發數千人守杜四望陘中兵  
豈得入哉充國常以遠斥堠爲務行必爲戰備止必  
堅營壁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遂西至西部  
都尉府日饗軍士士皆欲爲用虜數挑戰充國堅守  
捕得生口言羌豪相數責曰語汝亡反今天子遣趙  
將軍來年八九十矣善爲兵今請欲一鬪而死可得

邪充國子右曹中郎將卬將期門伏飛羽林孤兒胡越騎爲支兵。至令居虜並出絕轉道。卬以聞有詔將八校尉與驍騎都尉金城太守合跡捕山間虜。通轉道津渡。初罕开豪靡當兒使弟雕庫來告都尉曰。先零欲反。後數日果反。雕庫種人頗在先零中。都尉卽留雕庫爲質。充國以爲亡罪。通遣歸告種豪。大兵誅有罪者。明白自別。毋取并滅。天子告諸羌人犯法者。能相捕斬除罪。斬大豪有罪者一人。賜錢四十萬。中豪十五萬。下豪二萬。大男三千。女子及老小千錢。又以其所捕妻子財物盡與之。充國計欲以威信招降。

罕开及劫略者解散虜謀。徼極廼擊之。時上已發三輔太常徒弛刑三河潁州沛郡淮陽汝南材官金城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騎士羌騎與武威張掖酒泉太守各屯其郡者合六萬人矣。酒泉太守辛武賢奏言郡兵皆屯備南山北邊空虛勢不可久。或曰至秋冬乃進兵此虜在意外之策。今虜朝夕爲寇土地寒苦漢馬不能冬屯兵在武威張掖酒泉萬騎以上皆多羸瘦可益馬食以七月上旬賫三十日糧分兵並出張掖酒泉合擊罕开在鮮水上者虜以畜產爲命今皆離散兵卽分出雖不能盡誅但奪其畜產虜

其妻子復引兵還冬復擊之犬兵仍出虜必震撼天子下其書充國令與校尉以平吏士知羌事者博議充國及長史董通年以爲武賢欲輟引萬騎分爲兩道出張掖回遠千里以一馬自佗負三十日食爲米二解四斗麥八斛又有衣裝兵器難以追逐勤勞而至虜必商軍進退稍引去逐水草入山林隨而深入虜卽據前險守後阨以絕糧道必有傷危之憂爲夷狄笑千載不可復而武賢以爲可奪其畜產虜其妻子此殆空言非至計也又武威縣張掖日勒皆當北塞有通谷水草臣恐匈奴與羌有謀且欲大入羌能

要杜張掖酒泉以絕西域其郡兵尤不可發先零首  
爲畔逆他種劫略故臣愚冊欲捐罕開闇昧之過隱  
而勿章先行先零之誅以震動之宜悔過反善因赦  
其罪選擇良吏知其俗者拊循和輯此保勝安邊之  
冊天子下其書公卿議咸以爲先零盛而負罕開之  
助不先破罕開則先零未可圖也上乃拜待中樂成  
侯許延壽爲強弩將軍卽拜酒泉太守武賢爲破羌  
將軍賜璽書嘉納其冊以書敕讓充國兵至罕地令  
軍毋燔聚落芻牧田中罕羌聞之喜曰漢果不擊我  
矣豪靡忘使人來言願得還復故地充國以聞未報

靡忘來自歸充國賜飲食遣還論種人護軍以下皆  
爭之曰此反虜不可擅遣充國曰諸君但欲便文自  
營非爲國家忠計也語未卒璽書報令靡忘以贖論  
後罕竟不煩兵而下上然其計罷遣辛武賢斬猶泉  
太守官充國復爲後將軍衛尉其秋羌若零麻葉丸  
種兒庫共斬先零大豪猶非楊玉首及諸豪弟澤陽  
靡良兒靡忘皆帥煎鞏黃羗之屬四千餘人降漢封  
若零弟澤二人爲帥衆王離留且種二人爲侯兒庫  
爲君陽靡爲言兵侯良兒爲君靡忘爲獻牛君初置  
金城屬國以處降羌詔舉可護羌校尉者時充國病

四府舉辛武賢小弟湯充國遠起。張湯使酒不可與。蠻夷不如湯兄臨衆時湯已拜受節。有詔更用臨衆。後臨衆病免。五府復舉湯。湯數醉酌羗人。羗人反。毗卒如充國之言。充國乞骸骨。賜安車駟馬黃金六才。斤罷就第。朝廷每有四夷大議。常與參兵謀。問籌策焉。年八十六。甘露二年薨。諡曰壯侯。

東漢鄧訓

鄧訓字平叔。禹第六子也。少有大志。不好文學。禹常非之。顯宗卽位。爲郎中。訓樂施下士。士大夫多歸之。永平中。理虜沱石白河。從都慮至羊腸倉。欲令通漕。

太原吏人苦役連年無成轉運所經三百八十九隘前後沒溺死者不可勝算建初三年拜訓謁者使監領其事訓考量隱括知大功難立具以並言肅宗從之遂罷其役更用驢輦歲省費億萬計全活徒士數千人章和二年護羌校尉張紆誘誅燒當種羌迷吾等由是諸羌大怒謀欲報怨朝廷憂之公卿舉訓伐紆爲校尉諸羌激忿遂相與解仇結婚交質盟阻衆四萬餘人期冰合渡河攻訓先是小月氏胡分居塞內勝兵者二三千騎皆勇健富彊每與羌戰常以少制多雖首施兩端漢亦時收其用時迷吾子迷唐別

寧州通鑑  
以夷伐夷  
語亦耳

與武威種羌合兵萬騎來逐塞下未敢攻訓先欲脅  
月氏胡訓擁衛稽胡令不得戰讓者咸以羌胡相攻  
縣官之利以夷伐夷不宜禁護訓曰不然今張紆失  
信衆羌大動經常屯兵不下三萬轉運之費空竭府  
帑涼州吏人命縣絲髮原諸胡所以難得意者皆恩  
信不厚爾今因其迫急以德懷之庶能有用遂令開  
城及所居園門悉驅羣胡妻子內之嚴兵守衛羌掠  
無所得又不敢逼諸胡因卽解去由是湟中諸胡皆  
言漢家常欲鬪我曹今鄧使君待我以恩信開門內  
我妻子乃得父母咸歡喜叩頭曰唯使君所命訓遂

撫養其中少年勇健者數百人，以爲義從。羌胡俗恥病死，每病臨困，輒以刀自刺。聞有困疾者，輒拘持縛束，不與兵刃，使醫藥療之。愈者非市小大，莫不感悅。於是賞賂諸羌種，使相招誘。迷唐伯父號迷吾，乃將其母反種人八百戶自塞外來降。訓因發湟中秦胡羌兵四千入出塞，掩擊迷唐於馮谷，斬首虜六百餘人，得馬牛羊萬餘頭。迷唐乃去。大小榆居頗巖谷，衆悉破散。其春復欲歸故地，就田業。訓乃發湟中六千人，令長史任尚將之。縫葦爲船，置於葦上，以渡河。掩擊迷唐，虜落大衆多，所斬獲復迫逐奔北。會尚等夜

爲羌所攻於是義從羌胡并力破之斬首前後二千八百餘級獲生口二千人一種殆盡迷唐遂收其餘郡遠徙廬落西行千餘里諸附落小種皆背畔之燒富豪帥東號稽顙歸死餘皆歎塞納質於是綏節歸附威信大行遂罷屯兵各令歸郡唯置弛刑徒二千餘人分以屯田爲貧人耕種修理城郭塢壁而已四年冬病卒官時年五十三吏人羌胡愛惜且夕臨者日數千人戎俗父母死恥悲泣皆騎馬歌呼至聞訓卒莫不吼號或以刀自割又刺殺其犬馬牛羊曰郿使君已死我曹亦俱死耳元興元年和帝以訓皇后

之父使謁者持節至。訓墓賜策。追封謚曰平壽敬侯。疾中宮自臨。百官大會。訓五子。隲京懼弘聞。

東漢虞詡

虞詡字升卿。陳國武平人也。早孤。孝養祖母。離不應舉。祖母終。始辟太尉李修府。永初中。羌胡反亂。殘破并涼。大將軍鄧騭以軍役方費。事不相贖。欲棄涼州。并力他邊。不如此將。兩無所保。議者咸同。詡聞之。乃說李修曰。竊聞公卿定策。當棄涼州。求之愚心。未見其便。先帝開拓土宇。劬勞後定。而今憚小費。舉而棄之。涼州既棄。即以三輔爲塞。則圓陵單外。此不可之。

甚者也。語曰：關西出將，關東出相。觀其習兵壯勇，實過餘州。今羌胡所以不敢入據三輔，爲心腹之害者，以涼州在後故也。其土人所以摧鋒執銳，無反顧之心者，爲臣屬於漢故也。若棄其境，或徙其人民，庶安土重遷，必生異志。如使英雄相聚，席卷而東，雖責育爲卒，太公爲將，猶恐不足當禦。議者以補衣猶有所完，詔恐其疽食侵淫而無限極，棄之無計。修曰：吾意不及此。徵子之言，幾敗國事。然則計當安出？詔曰：今涼土擾動，人情不安，竊憂卒然有非常之變，誠宜令四府九卿各辟彼州數人，其牧守令長子弟皆除爲

况宿外以勸勵答其功勤內以拘致防其和計修善  
其言更集四府皆從詔議於是辟西州豪傑爲掾屬  
拜牧守長吏子弟爲郎以安慰之邵陽兄弟以詔異  
其議因此不平欲以吏法中傷謝後朝歌賊甯季等  
數千人攻殺長吏屯聚連年州郡不能禁乃以詔爲  
朝歌長謝曰初除之日士大夫皆見弔勉以詔籌之  
知無能爲也朝歌者韓魏之郊背秦面臨黃河去敖  
倉百里而青冀之人流亡數萬賊不知開倉招衆劫  
庫兵守成臯斷天下右臂此不足憂也余其衆新盛  
難與爭鋒兵不厭權願寬假籌策勿令有所拘閔而

此法僅可  
一用

已。後羌寇武都鄧太后以詔有將帥之略遷武都太  
守羌乃率衆數千遮詔於陳倉峭谷詔卽停車不進  
而宣言上書請兵須到當發羌聞之乃分鈔傍縣詔  
因其兵散日夜進道兼行百餘里令吏士各作兩籠  
日增倍之羌不敢逼旣到郡兵不滿三千而羌衆萬  
餘攻圍赤亭數十日詔乃令軍中使強弩勿發而潛  
發小弩羌以爲矢力弱不能至并兵惡攻詔於是使  
二十彊弩共射一人悉無不中羌乃震退詔因出城  
奮擊多所傷殺明日悉陳其兵衆令從東郭門出北  
郭門入貿易衣服回轉數周羌不知其數更相恐動

詔計賊當退乃潛遣五百餘人於淺水設伏候其走路虜果大奔因掩擊大破之斬獲甚衆由是敗散南入益州詔乃占相地勢築營壁百八十所招還流亡假賑貧人郡遂以安先是運道艱險舟車不通驢馬負載僦五致一詔乃自將吏士案行川谷自沮至下辯數十里中皆燒石剪木開漕船道以人僦直雇僦傭者於是水運通利歲省四千餘萬前時安帝幸馮石府留飲十日石能取悅當世故爲帝所寵順帝永建元年詔爲司隸校尉到官數月奏太傅馮石太尉劉熹免之又劾中常侍程璜陳秉孟生李閏等百官

側目三公劾詔盛夏拘繫無辜爲吏民患詔上書自  
訟曰法禁者俗之隄防刑罰者民之銜轡今州曰任  
郡郡曰任縣更相委遠百姓怨窮以苟容爲賢盡節  
爲愚臣所發舉臧罪非一三府恐爲臣所奏遂加誣  
罪臣將從史魚死節卽以尸諫爾又案中常侍張防  
屢寢不報詔不勝憤乃自繫廷尉奏言昔樊豐幾亡  
社稷今張防復弄威柄臣不忍與防同朝謹自繫以  
聞書奏坐論輸左杖防必欲害之二日之中傳考四  
獄浮陽侯孫程等乞見曰陛下始與臣等造事之時  
常疾姦臣知其傾國今卽位而復自爲何以非先帝

乎。虞詡盡忠，更被拘繫。張防藏罪，明正。反搆忠良，令客星守羽林。其占宮中有姦，臣宜急收防，送獄以塞天變。時防在帝後，程叱防下殿，奏曰：陛下急收防，無令從阿母求請。於是防坐徙邊，卽赦出。詡程復上疏云：詡有功，語甚激切，帝感悟，徵拜議郎。數日遷僕射。永和初，遷尚書令。臨終謂子恭曰：吾事君直道，行已無愧，所悔者，爲朝歌長時殺賊數百人，能不有寃者，自此二十餘年，家門不增一口，斯獲罪於天也。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十一

左編

將類

東漢段熲

西夷  
段熲字紀明武威姑臧人也熲少便習弓馬在遊俠  
輕財賄長乃折節好古學舉孝廉遷遼東屬國都尉  
時鮮卑犯塞熲卽率所領馳赴之旣而恐賊驚去乃  
使驛騎詐賞璽書詔熲熲於道僞退潛於還路伏設  
虜以爲信然乃入追熲熲因大縱兵悉斬獲之坐詐  
璽書伏重刑以有功論司寇刑竟徵拜議郎延熹二

年遷護羌校尉會燒當燒何當煎勒姐等八種羌寇隴西金城塞頰將兵及湟中義從羌萬二千騎出湟谷擊破之追討南渡河使軍吏田晏夏育募先登懸索相引復戰於羅亭大破之斬其酋豪以下二千級獲生口萬餘人虜皆奔走明年春餘羌復與燒何大豪寇張掖攻沒鉅鹿塢殺屬國吏民又招同種千餘落并兵晨奔頰軍頰下馬大戰至日中刀折矢盡虜亦引退頰追之且鬪且行晝夜相攻割肉食雪四十餘日遂至河首積石山出塞二千餘里斬燒何大帥首虜五千餘人又分兵擊石城羌斬首溺死千六百

人燒當種九十餘口詣頰降。又賊種羌聚白石頰。復進擊首虜三千餘人。冬，勒姐零吾種圍允街，殺略吏民。頰排營救之，斬獲數百人。明年冬，上郡沈氏隴西牢姐烏吾諸種羌共寇并涼二州。頰將湟中義從討之。涼州刺史郭閔貪其功，稽固頰軍，使不得進。義從役久戀鄉舊，皆悉反叛。郭閔歸罪於頰，頰坐徵下獄。輸作左校。羌遂陸梁，覆沒營塢，轉相招結。唐突諸郡。於是吏人守闕訟頰以千數。朝廷知頰爲郭閔所誣，詔問其狀。頰但謝罪，不敢言。在京師稱爲長者。起於徒中，復拜議郎，遷并州刺史。時滇那等諸羌種

五六千人寇武威張掖酒泉燒人廬舍六年寇執轉  
盛涼州幾亡冬復以頰爲護羌校尉乘驛之職明年  
春羌封僂良多滇那等首豪三百五十五人率三千  
落詣頰降當煎勒姐種猶自屯結冬頰將萬餘人擊  
破之斬其首豪首虜四千餘人八年春頰復擊勒姐  
種斬首四百餘級降者二千餘人夏進軍擊當煎種  
於湟中頰兵敗被圍三日用隱士樊志張策潛師夜  
出鳴鼓遠擊大破之首虜數千人頰遂窮追展轉山  
谷間自春及秋無日不戰虜遂饑困敗散北略武威  
間頰凡破西羌斬首二萬三千級獲生口數萬人馬

牛羊八百萬頭降者萬餘落封頰都鄉侯邑五百戶  
永康元年當前諸種反復合四千餘人欲攻武威頰  
復追擊於鸞鳥大破之殺其衆帥斬首三千餘級西  
羌於此弭定而東羌先零等自覆沒征西將軍馬賢  
後朝廷不能討遂數寇擾三輔其後度遼將軍皇甫  
規中郎將張奐招之連年旣降又叛桓帝詔問頰曰  
先零東羌造惡反逆而皇甫規張奐各擁強衆不特  
輯定欲頰移兵東討未識其宜可叅思術略頰因上  
言曰臣伏見先零東羌雖數叛逆而降於皇甫規者  
已二萬許落善惡旣分餘寇無幾今張奐躊躇又不

進者當慮外。雖內合，兵往必驚，且自冬踐春，屯結不散，人畜疲羸，自亡之勢，徒更招降，坐致強敵。爾臣以爲狼子野心，難以恩納，執窮雖服，兵去復動，唯當長矛挾脅，白刃加頸，爾計東種所餘三萬餘落，居近塞內，路無險折，非有燕齊秦趙縱橫之勢，而久亂并涼，累侵三輔，西河上郡已各內徙，安定北地復至單危，自雲中五原四至漢陽二千餘里，匈奴種羌並擅其地，是爲癰疽，伏疾留滯，脅下如不加誅，轉就滋大。今若以騎五千步萬人車三千輛三冬七復足以破定，無慮用費爲錢五十四億，如此則可令群羌不復爾。

奴長服內徙郡縣得反本土伏計永初中諸羌反叛十有四年用二百四十億永和之末復經七年用八十餘億費耗若此猶不盡誅餘孽復起于茲作害今不暫疲人則永寧無期臣庶竭鴛劣伏待節度帝許之悉聽如所上建寧元年春頰將兵萬餘人賫十五日糧從彭陽直指高平與先零諸種戰於逢義山虜兵盛頰衆恐頰乃令軍中張鐵利刃長矛三重挾以疆弩列輕騎爲左右翼激怒兵將曰今去家數千里進則事成走必盡死努力共功名因大呼衆皆應聲騰起頰馳騎於榜突而擊之虜衆大潰斬首八千餘

級獲牛馬羊二十八萬頭。夏，頰復追羌，出橋門，至走馬水上，尋聞虜在奢延澤，乃將輕兵兼行。一日一夜，二百餘里，晨及賊，擊破之。餘虜走向洛州，復相屯結。頰乃分遣騎司馬田晏將五千人出其東，假司馬夏育將二千人繞其西。羌分六七千人攻圍晏等，晏等與戰，羌潰走。頰急進與晏等共追之於令鮮水上。頰士卒饑渴，乃勒衆推方奪其水。虜復敗走，頰遂與相連綴，且圍且引，及於靈武谷。頰乃被甲先登，士卒無敢後者。羌遂大敗，棄兵而走。追之三日三夜，士皆重繭。旣到涇陽，餘寇四千落，悉散入漢陽山谷間。時張

與上言東羌雖破餘種難盡頰性輕果慮負敗難常  
宜且以恩降可無後悔詔書下頰頰復上言臣本知  
東羌雖衆而軟弱易制所以北陳愚慮思爲永寧之  
筭而中郎將張奐說虜彊難破宜用招降聖朝明監  
信納瞽言故臣謀得行奐計不用事勢相反遂懷猜  
狠信叛羌之訴飾潤辭意云臣兵累見折衄又言羌  
一氣所生不可誅盡山谷廣大不可空靜血流汗野  
傷和致災臣伏念周秦之際戎狄爲害周興以來羌  
寇最盛誅之不盡雖降復叛今先零雜種累以反覆  
攻沒縣邑剽略人物發冢露尸禍及生死上天震怒

假手行誅。昔邢爲無道，衛國伐之，師興而雨，臣動兵，涉夏連獲，甘澍歲時，豐稔人無疵疫，上占天心，不爲災傷，下察人事，衆和師克，自橋門以西，洛川以東，故宮縣邑，更相通屬，非爲深險絕域之地，車騎安行，無應折衝，案與爲漢吏，身當武職，駐軍二年，不能平寇，虛欲脩文，戢戈招降，獷敵誕辭，空說僭而無徵，何以言之？昔先零作寇，趙充國徙令居內，煎當亂邊，馬援遷之三輔，始服終叛，至今爲梗，故遠識之士，以爲深憂，今傍郡戶口單少，數爲羌所創毒，而欲令降徙與之雜居，是猶種枳棘於良田，養虺蛇於室內也。故曰

奉大漢之威建長久之策欲絕其本根不使能殖本  
規三歲之費用五十四億今適期年所耗未半而餘  
寇殘燼將向殄滅臣每奉詔書軍不內御願卒斯言  
一以任臣臨時量宜不失權便二年詔遣謁者馮禪  
說降漢陽散羌頰以春農百姓布野羌雖暫降而縣  
官無廩必當復爲盜賊不如乘虛放兵執必殄滅夏  
頰自進營去羌所屯凡亭山四五十里遣田晏夏育  
將五千人據其山上羌悉衆攻之厲聲問曰田晏夏  
育在此不濕中義從羌悉在何面今日欲決死生軍  
中恐晏等勸激兵士殊死大戰遂破之羌衆潰東奔

復聚射虎谷分兵守諸谷上下門，頰規一舉滅之，不  
欲復令散走，乃遣千人於西縣結木爲柵，廣二十步，  
長四十里，遮之，分遣晏育等將七千人，銜枚夜上西  
山結營，穿塹去虜一里，誅又遣司馬張愷等將三千  
人上東山，虜乃覺之，遂攻晏等，分遮汲水道，頰自率  
步騎進擊水上，羌却走，因與愷等挾東西山，縱兵擊  
破之，羌復敗散，頰追至谷上下門，窮出深谷之中，處  
處破之，斬其深帥以下萬九千級，獲牛馬驢騾氍裘  
廬帳什物不可勝數，馮禪等所紹降四千人，分置安  
定、漢陽、隴西三郡，於是東羌悉平，凡百八十戰，斬三

萬八千六百餘級獲牛馬羊騾驢駱駝四十二萬七千五百餘頭費用四十四億軍士死者四百餘人更封新豐縣侯邑萬戶初頰與皇甫威明張然明並知名顯達京師稱爲涼州三明云

唐王忠嗣

王忠嗣華州鄭人父海濱與吐蕃戰沒忠嗣時年九歲始名刻入見玄宗伏地號泣帝撫之曰此去病孤也須壯而將之更賜名養禁中肅宗爲志王帝使與游及長雄毅寡言有武略積戰功至代北都督天寶元年爲河東節度忠嗣本負勇敢爲將乃能持重

安邊不生事。嘗曰：平世爲將，撫衆而已。吾不欲竭中國力以幸功名。故訓練士馬，隨闕繕補，有漆弓百五十斤，每發之，示無所用。軍中士氣盛，日夜思職忠嗣。縱詭間，伺虜隙時，時出奇兵襲敵，所向無不克。故士亦樂爲用。軍每出，召屬長什以兵，使授士卒，雖一弓一矢，亦誌姓名其上。軍還，遺弦亡鏃，皆按名第罪。以是部下人人自勸，器甲充牣，自朔方至雲中，袤數千里，據要險，築城堡，斥地甚遠。自張仁頤後四十餘年，忠嗣繼其功，俄爲河西隴右節度使，權朔方河東節度，佩四將印，勁兵重地，控制萬里，近世未有也。後數

出戰青海積石虜輒奔破又討吐谷渾於墨離平其  
國初忠嗣在河東朔方日久備諳邊事衛士卒心及  
至河隴頗不習其物情又以功名富貴自處望滅於  
往日矣乃固讓朔方河東二節度許之帝方事石堡  
城詔問攻取計忠嗣奏言吐蕃舉國守之若頓兵堅  
城下費士數萬然後可圖恐所得不讐所失請厲兵  
馬待變取之帝意不快而李林甫尤忌其功日鉤撻  
過咎會董延光建言請下石堡詔忠嗣分兵應接忠  
嗣不得已爲出軍而士無賞格延光不悅河西兵馬  
使李光弼入說曰大夫愛惜士卒有拒延光心雖名

受詔實奪其謀。然大夫已付萬衆而不立重賞，何以  
賈士勇。且大夫惜數萬段，賜以啓讒口，有如不捷，歸  
罪大夫。大夫先受禍矣。忠嗣曰：吾固審得一城不足  
制敵，失之未害於國。吾恐以數萬人命易一官哉。明  
日見責，不失一金。吾羽林將軍，歸宿衛，不者黔中上  
佐耳。光弼謝曰：大夫乃行古人事。光弼又何言。趨而  
出。延光過期不克，果訴忠嗣沮兵。又安祿山城雄武，  
扼飛狐塞，謀亂請忠嗣助。後因欲留其兵，忠嗣先期  
至，不見祿山而還。數上言祿山且亂，林甫益惡之。陰  
使人誣告忠嗣，嘗養宮中云：吾欲奉太子，帝怒召入。

付三司訊驗罪應死哥舒翰方有寵白上請以官爵贖忠嗣罪帝意解貶漢陽太守久之徙漢東郡卒年四十五後翰引兵攻石堡拔之死亡略盡如忠嗣言故當世號爲名將初在朔方至互市輒高償馬值諸蕃爭來市故蕃馬寢少唐軍精及鎮河隴又請徙朔方河東九千騎以實軍迄天寶末益滋息

唐韋臯

附孫樵書田將軍邊事

韋臯字成武京兆人始仕爲建陵挽郎諸帥府更辟擢監察御史張鎰節度鳳翔置管田判官德宗狩奉天李楚琳殺鎰劫衆叛歸朱泚隴州刺史郝通奔降

此非其曉  
公使明人

楚琳始泚以范陽軍鎮鳳翔既歸節而留兵五百戍隴上以部將牛雲光督之至是雲光謀請臯爲帥將劫以臣泚別將翟暉伺知以白臯雲光懼不克率衆出奔至汧陽遇泚奴使臯所謂雲光曰太尉已爲天子使我以御史中丞授臯若聽固吾人也不受可遂誅之請以兵俱許之臯迎勞先納奴僞受泚詔卽讓雲光曰旣去而復何也對曰向未知公之命故去今還願與公同生死臯曰大使固善苟無他圖請釋甲以安衆而後入可也雲光以臯儒生亡能爲乃命士委仗鎧臯受而內其卒明日置酒大會奴雲光與其

下至臯伏甲左右廡酒行盡殺之以其首徇泚復使  
他奴拜臯鳳翔節度臯亦斬之及從騎三人縱一人  
使報泚帝聞乃授臯隴州刺史置軍拜節度使寵其  
功臯遣兄平及弁繼至奉天士氣益壯乃築壇血牲  
與士盟曰協力一心以誅元惡有渝此盟神其殛之  
又馳使吐蕃與連和隴坻遂安帝自梁洋還召遷大  
將軍貞元初代張延賞爲劔南四川節度使初雲南  
蠻羈附吐蕃其盜塞必以蠻爲鄉道臯計得雲南則  
斬虜右支乃間使招來之稍稍通西南夷明年蠻大  
首領邠時以正爵讓其兄子烏星始烏星幼邠時攝

領其部故請歸爵。臯上言禮讓行於殊俗則佛戾者化。願皆封以示褒進。詔可。又明年雲南欵邊求肉屬約東蠻鬼主騾傍苴夢衝等絕吐蕃盟。五年東蠻斷瀘水橋攻吐蕃。請臯濟師。臯遣精卒二千與蠻共破吐蕃於臺。登殺青海大酋遮遮等三人。虜墜死崖谷不可計。多獲牛馬鎧裝。遮遮尚結贊之子。虜貴將悍雄者也。旣敗酋長百餘。行哭隨之。悍將已亡則屯柵。以次降。定進檢校吏部尚書。初東蠻地千里。勝兵常數萬。南倚閣羅鳳。西結吐蕃。狙勢彊弱爲患。臯能綏服之。故戰有功。詔以擲時爲順政。王夢衝懷化王驃。

防和義王刻兩林勿鄧等印以賜之而夢衝復與吐蕃盟臯遣將召之詰其叛斬於琵琶川立次鬼主樣棄等蠻部震服乃建安夷軍於資州維制諸蠻城龍谿於西山保納降羌九年天子城鹽州策虜且來撓襲詔臯出師牽維之乃命大將董勳張芬出西山靈關破戎和通鶴定廉城踰的博領遂國維州搏淩雞攻下羊溪等三城取劔山屯焚之南道元帥論莽燕來援與戰破其軍進收白岸乃城鹽州詔臯休士以功爲檢校尚書右僕射扶風縣伯於是西山羌女訶陵南水白狗逋租弱水清遠咄霸八國酋長皆因臯

請入朝。乃遣幕府崔佐時由石門趣雲南。而南詔復通石門者。隋史萬歲南征道也。天寶中。鮮于仲通下兵南溪。道遂閉。至是蠻徑北谷。近吐蕃故臯治。復之。繇黎州出邛部。直雲南。置清溪關。號曰南道。乃詔臯統押近界諸蠻。西山入國。雲南安撫使俄進同平章事。十三年。復雋州。吐蕃怨完壘。造舟謀擾邊。臯輒破卻之。自是曩貢臘城等九節度。嬰籠官馬。定德與大將舉落皆降。昆明管些蠻。又內附。贊普怒。遂北掠靈朔。破麟州。以取償焉。帝詔臯深入。以撓虜。臯遣大將陳泊等出三奇。崔堯臣趨石門。無衣山。仇冕董振走。

使遷朝卽署屬州刺史。自以侈橫務益滅之。故劉闢  
階其厲卒以叛。朝廷欲追繩其咎而不與。阜者試所  
進兵皆鏤定。秦字有陸暢者。上言。臣向在蜀。知定秦  
者。匠名也。繇是議息。

孫樵書田將軍邊事。皆臨邛南馳越二百里得嚴道  
郡。實與沈黎越雋俱爲邊城。迫於群蠻。田在賓將軍  
刺嚴道三年。能條悉南蠻事。謂樵言曰。巴蜀西迫於  
戎。南逼於蠻。宜其有以制之者。當廣德建中之間。西  
戎兩飲馬於岷江。其衆如蜂。前鋒魁捷。皆擐五屬之  
甲。持倍尋之戟。徐呼接步。且戰且進。蜀兵遇鬪。如值

將在外而  
言內亦給

京師謁叔文曰公使私於君請蓋領劔南則惟君之  
報不然惟君之怨叔文怒欲斬關關遁去臯知叔文  
多讐又自以大臣可與因大議卽上表請太子監國  
又上賤太子暴叔文佞之奸且勸進會大臣繼請太  
子遂受禪因投極姦黨是歲臯暴卒年六十一贈太  
師謚曰忠武臯治蜀二十一年數出師凡破吐蕃四  
十八萬禽殺節度都督城主籠官千五百斬首五萬  
餘級獲牛羊二十五萬收器械六百三十萬其功烈  
爲西南劇善撫士至雖昏嫁皆厚資之婚給錦衣女  
給銀塗衣賜各萬錢死喪者視是其僚掾官雖顯不

宋曹瑋

曹瑋字寶臣，彬之子。沈勇有謀，善讀書，通春秋三傳。於左氏尤深。李繼遷叛，諸將數出無功。太宗問彬誰可將者，彬曰：「臣少子瑋，可任。」卽召見，以本官同知渭州。時年十九，眞宗卽位，改知渭州。馭軍嚴明，善用間。周知虜動靜，舉措如老將。徙知鎮戎軍，李繼遷虐用其國人，瑋知其下多怨，卽移書諸部，諭以朝廷恩信，撫養無所間，以動諸羌。由是康奴等族請內附，以鎮戎軍據平地，便於騎戰，非中國之利，請自隴山以東，循古長城塹以爲限，又以弓箭手皆土人，習障塞蹊

隨曉羌詔耐寒苦官未嘗與兵械資糧而每戰輒使  
先拒賊恐無以責死力遂給以境內閒田春秋耕斂  
州爲出兵護作而蠲其租常出戰小捷虜兵引去瑋  
偵虜兵去已遠乃驅所掠牛羊輜重緩驅而還頗失  
部伍其下憂之言於瑋曰牛羊無窮徒糜軍不若棄  
之整衆而歸瑋不答使人候虜兵去數十里聞瑋利  
牛羊而師不整遽還襲之瑋愈緩行得地利處乃止  
以待之虜軍將至近使人請之曰蕃軍遠來必甚疲  
我不乘人之怠請休懋士馬少選決戰虜方苦疲甚  
皆欣然解嚴軍歇良久瑋又使人諭之歇定可相馳

矣。於是各鼓軍而進。一戰大破虜師。棄牛羊而還。徐謂其下曰。吾知虜已疲。故爲貪利以誘之。比其復來。幾行百里矣。若乘銳便戰。猶有勝負。遠行之人。若小憊。則足痺不能立。人氣亦闌。吾以此取之。繼遷死。其子德明請命於朝。瑋言。繼遷擅河南地一十年。兵不解甲。使中國有西顧之憂。今國危子弱。不卽捕滅。後更強盛。不可制。願假臣精兵。出其不意。禽德明。送關下。復河西爲郡縣。此其時也。帝方以恩致德明。不報。帝以瑋習知河北事。適以爲真定路都鈐轄。瑋嘗上澄原環慶兩道圖。至是。帝以示左右。曰。華夷山川城

郭陰固出入戰守之要舉在是矣因敕裨諸將得按圖計事復爲涇原路都鈐轄兼知渭州與秦翰破章埋族于武延川於是隴山諸族皆來獻地瑋築堡山外爲籠竿城募土兵守之曰異時秦渭有警此必爭之地也改知秦州兼涇原儀渭鎮戎緣邊安撫使時唃斯囉強盛立遵佐之立遵乃上書求號贊普瑋言贊普可汗號也立遵一言得之何以處唃斯囉邪且復有求漸不可制迺以立遵爲保順軍節度使西羌將舉事必先定約束號爲立文法唃斯囉使其虜賞樣丹與斯敦立文法於離王族謀內寇瑋陰結斯敦

解寶帶予之。廝敦感激求自效。問謂瑋曰：吾父何所使欲吾首，猶可斷以獻。瑋曰：我知賞樣丹時至汝帳下。汝能爲我取賞樣丹首乎？廝敦愕然應之。後十餘日，果斷其首來。廝敦因獻南市地。南市者，秦渭之阨也。瑋城之，表廝敦爲順州刺史。初，張佖知秦州，置四門砦，侵奪羌地，羌人多叛去，畏得罪，不敢出。瑋招出之，令入馬贖罪，還故地。至者數千人，每送馬六十匹，給練一端，築弓門治坊床，穰靜戎三陽定西伏羌永寧小洛門威遠十砦，浚壕三百八十里，皆後屬羌。廂兵。工費不出民，其年唃廝囉率衆數萬入寇，瑋迎。

戰三都谷，追奔三十里，斬首千餘級。瑋遣間殺立遵，及破魚角蟬所立文法于吹麻城。既而河州兆蘭安江妙敦邈川黨通諸城，皆納質爲熟戶。時瑋作塹，抵授羅龍，西蕃要害地也。先是瑋遣小吏楊知進護賜物，通甘州可汗王，還過宗哥界，立遵邀知進語曰：「秦州大人直以兵入授羅龍來，幸爲我言，願罷兵歲入貢，約蕃漢爲一家，因使種人黨失卑陵從知進來獻馬。自是唃斯囉勢感，還保磧中不出。秦人請刻石紀功，有詔褒之。」天禧三年，德明寇柔遠砦，都巡檢楊承吉與戰不利，以瑋爲鄜延路副都總管環慶秦等州。

緣邊安撫使委乞骨咩大門等族聞瑋至歸附者甚衆拜簽書樞密院事宰相丁謂逐寇準惡瑋不附已指爲準黨除南院使環慶路都總管安撫使乾興初請容州觀察使知萊州瑋以宿將爲謂所忌卽日上道從弱卒十餘人不以弓韞矢箠自隨謂敗復觀察使知永興軍從真定府定州都總管改彰武軍節度使卒贈侍中謚武穆瑋用士得其死力平居甚閒暇及師多出竒計出入神速不可測一日張樂飲僚吏中坐失瑋所在明日徐出觀事而賊首已擲庭下矣嘗稱疾加砭艾臥閤內不出會賊至瑋奮起裹創被

甲跨馬賊望見皆避去將兵幾四十年未嘗少失利  
喃廝囉聞瑋名卽望瑋所在東嚮合手加額契丹使  
過天雄郡勒其下曰曹公在此毋縱騎馳驅也真宗  
慎兵事凡邊事必手詔詰難至十數反而瑋守初議  
卒無以奪後雖他將論邊事者往往密付瑋處之渭  
州有告戍卒十餘人叛入夏國者瑋方對客奕棋不  
應軍吏亟言之瑋怒叱之曰吾固遣之去汝再三顯  
言也夏人卽斬叛者投其首境上羌殺邊民入羊馬  
贖罪瑋下令曰羌自相犯從其俗犯邊民者論如律  
自是無敢犯環慶屬羌田多爲邊人所市致卑弱不

能自存。因沒彼中瑋。盡令還其故田。後有犯者。遷其家內地。所募弓箭手。使馳射較強弱。勝者與田二頃。再更秋穫課市一馬。馬必勝甲。然後官籍之。則加五十畝。至三百人以上。團爲一指揮。要害處爲築堡。使自塹其地。爲方田環之。立馬社。一馬死。衆皆出錢市馬。降者旣多。因制屬羌百帳以上。其首領爲本族軍主。次爲指揮使。又其次爲副指揮使。不及百帳爲本族指揮使。其蕃落將校。止於本軍。叙進以其習知羌情。與地不可徙他軍也。開邊濠。率令深廣丈五尺。山險不可塹者。因其峭絕。治之。使足以限敵。後皆以爲

法天雄卒有犯盜者衆謂獄具必殺之瑋乃處以常  
法人或以爲疑瑋笑曰臨邊對敵斬不用命者所以  
令衆非吾好殺也治內郡安事此乎初守邊時山東  
知名士賈同造瑋客外舍瑋欲按邊卽同舍邀與俱  
同問從兵安在曰已具旣出就騎見甲士三千環列  
初不聞人馬聲同歸語人曰瑋殆名將也瑋爲將不  
如其父寬然自爲一家寶元中王巖爲樞密使河西  
首領趙元昊反上問邊備輔臣皆不能對明日樞密  
四人皆罷巖謫虢州翰林學士蘇公儀與巖善出城  
見之巖謂公儀曰巖之此行論十年已有人言之公

儀曰此術士也。醜曰非也。昔時爲大司監鐵副使疏決獄囚至河北。是時曹南院自陝西謫官初起爲定帥。醜至定治事畢。瑋謂醜曰公事已畢自此當還。明日願少留一日。欲有所言。醜旣愛其雄材。又聞欲有所言。遂爲之留。明日具饌甚簡儉。食罷屏左右曰公滿面權骨不爲樞輔。卽邊帥或謂公當作相。則不然也。然不十年必總樞於此。時西方當有警。公宜預講邊備。蒐閱人材。不然無以應卒。醜曰四境之事惟公知之。何以見教。曹曰瑋在陝西。日河西趙德明嘗使以馬易于中國。怒其息微欲殺之。莫可諫止。德明有

一子方年十餘歲極諫不怠以戰馬資鄰國已足矣  
計今更以貨殺邊人則誰肯爲我用者瑋聞其言私  
念之曰此子欲用其人矣是必有異志聞其嘗往來  
牙市中瑋欲一識之屢使人誘致之不可得乃使善  
畫者圖其貌既至觀之真英物也此子必須爲邊患  
計其時節正在公秉政之日公其勉之曠是時殊未  
以爲然今知其所畫乃元昊也

宋种世衡

种世衡字仲平工部侍郎放之兄子以廕補官位至  
東染院使知武功縣用刑嚴峻杖人不使執拘之使

自凭欄立。上受杖杖垂畢足或落甌則更從一數  
之人亦服其威信或有追呼不使人執帖入鄉村但  
以片紙榜縣門元追某人期某日詣縣庭其親識見  
之驚懼走告之皆如期知澠池縣縣旁山上有廟世  
衡葺之其梁重大衆不能舉世衡乃令縣幹剪髮如  
手搏者驅數對於馬前云欲詣廟中教手搏傾城人  
隨往觀之既至而不教謂觀者曰汝曹先爲我致廟  
梁然後觀手搏衆欣然趨下山共舉之須臾而出其  
權數皆此類初康定元年春夏戎犯延安世衡時爲  
大理丞任鄜州從事建言延安東北三百里有故壘

州請因其廢壘而興之以當寇衝左可致河東之粟  
右可固延安之勢北可圖銀夏之舊有是三利朝廷  
從之以世衡董役事世衡膽勇過人雖遇戎落曾不  
畏憚與兵民暴露數月且戰且城然處險無泉議不  
可守鑿地百有五十尺始至子石工徒拱手曰是不  
可井矣世衡曰過石而下將無泉耶爾其屑而出之  
凡一畝償爾百金工復致其力過石數重泉果沛發  
萬人歡呼曰神乎雖虜兵重圍吾無困竭之患矣青  
澗東北一舍而遠距無定河河北有虜寨虜借濟河  
為患世衡數使屬羌擊之往必破走前後取首級數

百牛羊萬計。未嘗勞士卒也。故功多而費寡。建營田二千頃。歲取其利募商賈使通其貨。或先貸之本。速其流轉。歲時間其息十倍。乃建白城中芻糧錢幣。軍需城守之具。皆不須外計。一請自給。在青澗爲屬吏。所訟不法事。按驗皆有狀。鄜延路經略使龐籍奏。世衡披荆棘立青澗城。若一一拘以文法。則邊將無所措手足。詔勿問。及徙知環州。將行。別龐籍拜且泣曰。世衡心腸鐵石也。今日爲公下淚矣。慶曆三年春。范仲淹巡邊。至爲環慶經略使。知環州。以燭羌多懷二心。密與元昊通。以世衡素得屬羌心。而青澗城已完。

乃奏徙世衡知環州以鎮撫之。有牛家族奴訛素偏強未嘗出見州官聞世衡至乃來郊迎世衡與約明日當至其帳慰勞部落是夕雪深三尺左右曰奴訛凶詐難信且道險不可行世衡曰吾方以信結諸胡可失期耶遂冒雪而往既至奴訛大驚曰吾世居此山漢官無敢至者公乃不我疑耶帥部落羅拜皆感激心服涇原葛懷敏定川之敗戎馬入縱于渭仲淹領慶州蕃漢兵往扼邠城又召世衡分援涇原卽時而赴羌兵從者數千人屬羌爲吾用自此始世衡曰羌兵可用乃復教土人習弧矢以佐官軍由是緣邊

諸城獨環不求增兵不煩益糧而武力自振夏戎聞  
屬羌不可誘土人皆善射烽火相望無日不備乃不  
復以環爲意寶元中党項犯邊有明珠族首領驍恨  
最爲邊患世衡爲將欲以計擒之聞其好擊鼓乃造  
一馬持戰鼓以銀裹之極華煥密使謀者陽賣之入  
明珠族後乃擇驍卒數百人戒之曰凡見負銀鼓隨  
者併力擒之一日羌酋負鼓而去遂爲所擒遷環慶  
路兵馬鈴轄范仲淹檄令與蔣偕築細腰城世衡時  
臥病卽起將部甲士晝夜與築城成而卒

宋王韶

王韶字子純江州德安人第進士調新安主簿建昌軍司理參軍試制科不中客遊陝西訪采邊事熙寧元年詣闕上平戎策三篇其略以爲西夏可取欲取西夏當先復河湟則夏人有腹背受敵之憂夏人比年攻青唐不能克萬一克之必併兵南向大掠秦渭之間牧馬于蘭會斷古渭境盡服南山生羌西築武勝遣兵時掠沈河則隴蜀諸郡當盡驚擾嗾征兄弟其能自保耶今唃氏子孫唯董氐粗自能立嗾征欺巴溫之徒文法所及各不過一二百里其勢豈能與西人抗哉武威之南至于洮河蘭鄯皆故漢郡縣所

謂湟中浩亶大小榆枹等土地肥美宜五種者在焉  
幸今諸羌瓜分莫相統一此正可并合而兼撫之時  
也諸羌既服唃氏敢不歸唃氏歸則河西李氏在吾  
股掌中矣且唃氏子孫瞻征差盛爲諸羌所畏若招  
諭之使居武勝或渭源城使糾合宗黨制其部族習  
用漢法異時族類雖盛不過一廷州李士彬環州慕  
恩耳爲漢有肘腋之助且使夏人無所連結策之上  
也神宗異其言召問方略以詔管幹秦鳳經略司機  
宜文字番部俞龍珂有言唐最大渭源羌與夏人皆  
欲羈屬之諸將議先制討詔因按邊引數騎直抵其

安石果邊  
臣小過時  
得積以深  
安石自是  
在安石之  
未可以爲  
辨

帳論其成敗遂留宿明且兩種皆遣其豪隨以東又  
之龍珂率屬十二萬口內附所謂包順者也詔又言  
渭源至秦州良田不耕者萬頃願置市易司頗籠商  
賈之利取其贏以治田帝從其言改著作佐郎仍命  
詔提舉經略使李師中言詔乃欲指占極邊弓箭手  
地耳又將移市易司於古渭恐秦州自此益多事所  
得不補所亡王安石主詔議爲罷師中以竇舜卿代  
且遣李若愚按實若愚至問田所在詔不能對舜卿  
檢索僅得地一頃既地主有訟又歸之矣若愚奏其  
欺安石又爲罷舜卿而命韓縝縝遂附會贊其事師

中舜卿皆坐謫。而韶爲太子中允。秘閣校理。後帥郭  
逵。上韶盜貸市易錢。安石以爲不足。校徒逵涇源。帝  
志復河隴。築古渭爲通遠軍。以韶知軍事。五年七月  
引兵城渭源堡。及乞神平破蒙羅角。抹耳水巴等族。  
初羌堡險。諸將謀置陣平地。韶曰。賊不舍險來。則  
我師必徒歸。今入險地。當使險爲吾有。乃徑趣抹那  
山。厭敵軍而陣。令曰。敢言退者斬。賊乘高下鬪。師小  
却。韶躬探甲胃。麾帳下兵逆擊之。羌大潰。焚其廬帳。  
而還。洮西大震。會瞻征度洮爲之援。餘黨復集。韶戒  
別將由竹牛嶺路。張軍聲而潛師。越武勝。遇瞻征首。

八 續 卷 第 二 十 一  
領 昭 藥 等 與 戰 破 之 遂 城 武 勝 建 爲 鎮 洮 軍 進 右 正  
言 集 賢 殿 修 撰 復 擊 走 賧 征 降 其 部 落 二 萬 更 名 鎮  
洮 爲 熙 州 以 熙 河 洮 岷 通 遠 爲 一 路 詔 以 龍 圖 閣 待  
制 知 熙 州 六 年 三 月 取 河 州 遷 樞 密 直 學 士 降 羌 叛  
韶 回 軍 擊 之 賧 征 以 其 間 據 河 州 韶 進 破 訶 諾 木 藏  
城 穿 露 骨 山 南 入 洮 州 境 道 陘 隘 釋 馬 徒 行 或 日 至  
六 七 賧 征 留 其 黨 守 河 州 自 將 尾 官 軍 韶 力 戰 破 走  
之 河 州 復 平 連 拔 宕 岷 二 州 疊 洮 羌 酋 皆 以 城 附 軍  
行 五 十 有 四 日 涉 千 八 百 里 得 州 五 斬 首 數 千 級 獲  
牛 羊 馬 以 萬 計 進 左 諫 議 大 夫 資 政 殿 學 士 七 年 入

必救

朝還至興平。聞景思立敗於踏白城，賊圍河州。日夜馳至熙熙方城，守命撤之。選兵得二萬，議所向。諸將欲趨河州。韶曰：「賊所以圍城者，恃有外援也。今知救至，必設伏待我。且新勝氣銳，未可與爭。當出其不意，以攻其所恃。」此所謂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爲解者也。乃直扣定羌城，破結河族，斷夏國通路。進臨寧河，分命偏將入南山，賸征知援絕，拔柵去。思立之覆師也。羌勢復熾，朝廷議棄熙河。帝爲之旰食，數下詔戒持重勿出。及是帝大喜，韶還熙州，以兵循西山，統出踏白後，焚八千帳，賸征窮蹙，丐降，俘以獻拜。韶觀

文殿學士禮部侍郎資政殿觀文學士非嘗執政而除者皆自詔始官其兄弟及兩子前後賜絹八千匹未幾召爲樞密副使熙河雖名一路而實無租入軍食皆仰給他道轉運判官馬瑊摠官吏細故詔欲罷瑊王安石右瑊詔始沮於是與安石異數以母老乞歸帝語安石勉留之安南之後詔言決里廣源之建臣以爲貪虛名而忘實禍執政乃疑臣爲刺譏方舉事之初臣力爭極論欲寬民力而省財用但同列莫肯聽至以熙河事折臣臣本意不費朝廷而可以至伊吾盧甘初不欲令熙河作路河岷作州也今與衆

異論儻不求退必致不容韶本鑿空開邊驟躋政地  
乃以勒兵費財歸曲朝廷帝由是不悅以故罷職知  
洪州四年病疽卒年五十二謚曰襄敏韶起孤生用  
兵有機略臨出師召諸將授以指不復更問每戰必  
捷嘗夜臥帳中前部遇敵矢石以交呼聲震山谷侍  
者往往股栗而韶鼻息自如嘗宴客出家姬奏樂客  
張績醉挽一姬不前將擁之姬泣以告韶徐曰本出  
汝曹娛客而今失歡如此命酌大杯罰之談笑如故  
人亦服其量韶交親多楚人依韶求仕乃分屬諸將  
或殺降羌老弱予以首爲功級韶晚節言動不常類

若病狂狀既病疽洞見五臟蓋以多殺徵云

朱狄青

狄青字漢臣汾州人從軍自散直爲延州指使與西  
賊戰每帶銅面其被髮出入行陣間凡入中箭穴項  
犯塞時新募萬勝軍未習戰陣遇寇多北青爲將  
日盡取萬勝旗付虎翼軍使之出戰虜望其旗易之  
全軍徑趨爲虎翼所破殆無遺類累功至招討副使  
青在涇原常以寡當衆度必以奇勝預戒軍中盡捨  
弓弩皆執短兵密令軍中聞鉦一聲則止鉦再聲則  
嚴陣而陽卻鉦聲止則大呼而突之士卒皆如其教

纔遇敵未接戰，遽聲鉦，士卒皆止。再聲，再卻。虜人大笑，相謂曰：「孰謂狄天使勇？時虜人謂青爲天使，鉦聲止，忽前突之。虜兵大亂，相蹂踐死者不可勝紀。嘗與虜戰，大勝，追奔數里，虜忽壅過山嶠，知其前必遇險，士卒皆欲奮戰。青遽鳴鉦止之，虜得引去，驗其處果臨深澗，將佐悔不擊青，獨曰：「不然，奔命之虜，忽止而拒我，安知非謀？」軍已大勝，殘寇不足利，得之無所止。重萬一落其術中，存亡不可知。寧悔不擊，不可悔不。止廣源川蠻儂智高以其衆叛，乘南方無備，連破邕、賓等七州，至廣州所至殺吏縱掠，東南大駭。朝廷遣

驍將張忠蔣偕馳驛討之甫至皆爲所摧陷又遣楊  
暉孫汚余靖招撫皆久之無功仁宗憂之遂遣樞密  
副使狄青爲宣撫使率衆擊之翰林學士曾公亮問  
所以爲方略者青初不肯言公亮固問之青迺曰此  
者軍制不立又白廣川之敗賞罰不明今當立軍制  
明賞罰而已然恐賊見青來以謂所遣之官重勢必  
不得見之公亮又問賊之標牌殆不可當如何青曰  
此易耳標牌步兵也當騎兵必不能施矣青言賊便  
於乘高履險步兵力不能抗故每戰必敗願得西邊  
蕃落兵自從或謂南方非騎兵所宜青爲樞密使高

若訥言蕃部善射奈艱苦上下山如平地當瘴未發時疾馳破之必勝之道也青卒用斲兵破賊初張忠蔣偕之往率皆自京師六七日馳至廣州未嘗拊士卒立行伍一旦見賊則疾驅使戰又偕等所居不知爲營衛故士卒皆望風退走而忠臨陣偕方臥帳中悉爲賊所虜楊畋余靖又所爲紛亂不能自振而孫沔大受請託所與行者皆險薄無賴之徒欲有所避邀求沔引之自從遠近莫不嗟異既至潭州沔遂稱疾觀望不敢進青之受命有因貴近求從青行者青延見謂之曰君欲從青行此青之所求也何必因人

宋曉居開  
一法

選士

之言乎。然智高小寇。至遣青行。可以知事急矣。從青之上。能擊賊有功。朝廷有厚賞。青不敢不爲之請也。若往而不能擊賊。則軍中法重。青不敢私也。君其思之。願行則卽奏取君矣。非獨君也。君之親戚交遊之士。幸皆以此言告之。苟欲行者。皆青之所求也。於是聞者大駭。無復敢言。求從青行者。其所辟取。皆青之素所知。以爲可用者。人望固已歸矣。方青之未至。諸將屢敗。屢走。皆以爲常。余靖軍于賓州。聞智高將至。棄其城。遣廣南西路鈐轄陳曙將萬人擊智高。曙素無威令。旣與賊遇。士卒猶聚博營中。倉卒被甲以前。

知  
卷四六

遂致覆軍。余靖言交趾乞會兵討賊，而朝廷久未報。智高交趾叛者，宜聽出兵，毋阻其善意。朝廷從其請。狄青奏：「假兵于外，以除內寇，非我利也。以一智高橫蹂二廣，力不能討，乃假蠻夷貪得忘義，因而啓亂。何以禦之？願罷交趾，其勿用。且檄靖無通交趾使朝廷。」卒青計司策人亦服。青有遠略，云皇祐五年正月詔廣西南路轉運司移文止交趾助兵從狄青之請也。青合孫沔、余靖兩將之兵，自桂州次賓州。青以張忠、蔣偕皆輕敵，取死軍聲。太祖前戒諸將毋得妄與賊鬪，聽吾所爲。陳曙恐青獨有功，乘青未至，以步兵入。

于犯賊潰于崑崙關其下殿道袁用等皆戰敗道歸  
知邕州蘇緘與賊戰復敗走如常時青至賓州靖曙  
皆來迎謁青悉集將佐於幕府立陳曙於庭下數其  
敗軍之罪并軍校二十二人皆斬之諸將股栗不敢  
仰視靖起拜曰曙之失律亦靖節制之罪青曰舍人  
文臣軍旅之責非所任也惟蘇緘在某所使械繫上  
聞於是軍中人人奮勵有死戰之心時智高還守邕  
州青懼崑崙關險阨爲所據乃案兵不動下令賓州  
具五日糧休士卒值上元節令大張燈燭首夜宴將  
佐次夜宴從軍官三夜饗軍校首夜樂飲徹曉次夜

二鼓時青忽稱病暫起如內久之使人諭孫沔令暫  
主席行酒少服藥乃出數使勸勞座客至曉客未敢  
退忽有馳報者云是夜三鼓元帥已奔崑崙矣初賊  
謀知青宴樂不爲備是夜大風雨青率兵半夜時度  
崑崙關既度喜曰賊不知守此無能爲也彼謂夜半  
風雨吾不敢來吾來所以出其不意也已近邕州賊  
方覺逆戰於歸仁舖青登高望之賊據坡上我軍薄  
之青使步卒居前匿騎兵于後蠻使驍勇者執長槍  
居前羸弱悉在其後其前鋒孫節戰不利而死將卒  
畏青令嚴力戰莫敢退者青登高丘執五色旗麾騎

兵爲左右翼，出槍之後，斷蠻軍爲三，旋而擊之。人人皆殊死戰。先是青已縱蕃部馬二千出，賊後交擊。左者右，右者左，已而右者復左，左者復右。賊不知所爲，賊之標牌軍爲馬軍所衝突，皆不能駐。鎗立加束軍士，又縱馬上鐵連枷擊之，遂皆披靡。相枕藉死。賊遂大敗。智高果焚城遁去。智高自起至平，幾一年，吏民不勝其毒。先是謠言農家種糴家收，而智高爲青所破，皆如其謠。戰于歸仁也。張玉先鋒，賈遠將左，孫節將右，旣陣，青誓曰：「不待令而舉者斬。」及節搏賊死山下，遠私念兵法，先據高者勝，乃引軍疾趣山立而賊

至達擁衆而下，揮劔大呼，斷賊陣爲二，枉以先鋒，突出陣前，而青麾蕃落騎兵，山賊後賊遂大潰，達乃詣青帳前請罪，青撫達背曰：「違令而勝，權也。何罪之有？」青先與曾公亮言立軍制，明賞罰，賊不可得見標牌，不能當騎兵，皆如所料。方慶曆中，葛懷敏與元昊戰于廣州，懷敏敗死，諸校與士卒多竄山谷間。是時以權宜招納，皆赦不死。自此軍多棄其將，不肯死戰。故青云：自廣川之敗，賞罰不明，翰林學士蔡襄言聞于青者如此。初，青請擊智高，自言臣起行伍，非戰伐無以報國，願得蕃落騎數百，益以禁兵，羈賊首，赴關下。

上壯其言諫官韓絳上言青武人不定傳在固請以侍從文臣爲之副上以問執政時龐籍獨爲相對曰屬者王師所以屢敗皆由大將自輕偏裨人人自用遇賊或進或退力不能制也今青起於行伍若以侍從之臣副之彼視青如無青之號令復不得行是循覆車之軌也青昔在廊延君臣麾下沉勇有智略若專以智高事委之使青先以威齊衆然後用之必能辦賊幸陛下勿以爲憂也上曰善於是詔嶺南用兵皆受節度青臨行上言以謂古之師還以凱馘首告割耳鼻則有之不聞以獲首者秦漢以來方有是事

故獲一首，賜爵一級，因謂之首級。然開爭啓倖，莫此之甚。故軍士爭首級，以致相殺。又其間多以首級爲貨，售於無功不戰之人，非所以勸願一切寢罷。如師有功，則差次其勞，全軍加賞，無功則斟酌其罪，全軍加罰。庶合上下一心，不專自爲私計，則決勝之道也。從之初，欲用入內都知任守忠爲青副諫官，李兌言：唐失其政，以宦者觀軍容，致主將掣肘，是不足法。遂罷守忠。捷書至，上喜謂龐籍曰：嶺南非卿執議之堅，不能平。今日皆卿功也。青宣撫廣西時，智高守崑崙，開青至賓州，入邕州，獲金貝巨萬，畜數千，悉分獻下。

賊所俘脅皆慰遣之。斂積尸爲京觀於城北。尸有衣金龍之衣者。又得金龍楯於其傍。或言智高已死。亂兵中當亟奏。青曰。安知其非詐。寧失智高。敢欺朝廷耶。智高兵罷奔邕州。其下皆欲窮其窟穴。青亦不從。以謂趨利乘勢。入不測之城。非大將事。智高因而獲免。天下皆罪青不入邕州。脫智高於垂死。然青之用兵。主勝而已。不求奇功。故未嘗大敗。計功最多。卒爲名將。譬如奕棋。已勝。敵可止矣。然猶攻擊不已。往往大敗。此青之所戒也。臨利而能戒。乃青之過人處。青爲樞密使時。范鎮爲諫官。人有相語童謠云。漢似胡。

兒胡似漢改頭換面總一般只在汾河川子畔以青  
汾河人面有刺字不肯滅去又姓狄字漢臣此歌爲  
是人作也爲不疑矣或欲鎮言之鎮曰此唐太宗殺  
李君羨事上安忍爲適以啓君臣疑心耳青爲韓范  
所知後位樞密或告以當推狄公爲祖青愧謝曰青  
出田家少爲兵安敢祖狄梁公哉或勸夫鬚開字則  
曰青雖貴不忘本也每至琦家必拜于廟庭之下人  
拜夫人甚恭以郎君之禮待其子弟其異於人如此  
京師火禁甚嚴將夜分卽滅燭故士庶家凡有醮祭  
者必先開白廂吏以其焚楮帛在中夕之後故也至

和嘉祐間，青爲樞使，一夕夜燄，而勾當人偶失告，報中夕驟有火光，探吏馳白廂主，又報開封知府到宅，則火滅久矣。翊日都下盛傳狄相公家有光怪燭天者，時劉敞爲知制誥，聞之，語權知開封王素曰：昔朱全忠居午溝，夜光怪出屋鄰里，謂失火，往救則無之。今日之異，得無類此乎？此語誼於縉紳間，青不自安，遂乞陳州，遂薨於鎮。夜燄之事，竟無人爲辯之者。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十二

經濟編

將類

名將

太公兵法曰致慈愛之心立武威之戰以卑其衆練其精銳砥礪其節以高其氣分爲五選異其旗章勿使冒亂堅其行陣連其什伍以禁淫非壘陳之次車騎之處勒兵之勢軍之法令賞罰之數使士赴火蹈刃陷陳取將死不旋踵者多異于今之將者也

將師受命者將率入軍吏畢入皆北面再拜稽首受

命天子南面而授之鉞。東行西面而揖之。示弗御也。故受命而出。忘其國。即戎忘其家。聞枹鼓之聲。唯恐不勝。忘其身。故必死。必死不如樂死。樂死不如其死。其死不如義死。義死不如視死如歸。此之謂也。故一人必死。十人弗能待也。十人必死。百人弗能待也。百人必死。千人不能待也。千人必死。萬人不能待也。萬人必死。橫行乎天下。令行禁止。王者之師也。

皇甫遇與濮州刺史慕容彥超將數千騎前覘契丹。至鄴都。遇契丹數萬。遇等且戰且却。至榆林店。契丹大至。二將謀曰。吾屬今走死無遺矣。乃止布陣。自午

悉全知敏  
必有全過  
皆此練士  
也

至未力戰百餘合，馬斃步戰，其僕杜知敏以所乘馬授之。戰稍解，顧知敏已爲契丹所擒，遇曰：知敏義士，不可弃也。與彥超躍馬入陳，取知敏而還。俄而契丹繼出新兵來戰，二將曰：吾屬勢不可走，以死報國耳。日且暮，安陽諸將怪覘兵不還，審琦即引騎兵出將救之。從恩曰：虜衆猥至，盡吾軍恐未足以當之。公往何益？審琦曰：成敗天也。萬一不濟，當共受之。借使虜不南來，坐失皇甫大帥，吾屬何顏以見天子？遂踰水而進，契丹解，遇等乃得還。

宋郭進從征澤路，遷洛州防禦使，充西山巡檢御下。

臣等皆得  
不

嚴毅太祖遣戍卒必諭之曰汝輩謹奉法我猶貸汝  
郭進殺汝矣嘗有軍校自西山詣汴誣訟進不法事  
宋主詰知其情送進令殺之會北漢來伐進語其人  
曰汝敢論我信有膽氣今貫汝罪汝能掩殺敵兵當  
即薦汝如敗可自投河東其人踴躍赴戰大捷進即  
以聞乞還其職宋主從之

太祖聞蜀兵亂凡使者至各令陳王全斌等不法事  
因盡得其狀乃皆徵還以其初立功不欲屬吏但令  
中書問狀全斌等具伏贖貨殺降之罪遂責降全斌  
崇義節度留後崔彥進昭化節度留後王仁贍右衛

宋毀之所

大將軍以劉光義等廉謹並進爵秩復召呂餘慶參知政事仁贍等歷詆諸將冀以自免獨曰清廉畏慎不負陛下者曹彬一人爾彬之還也橐中惟圖書衣衾又能戢下於是賞彬特優彬入謝曰諸將皆獲罪臣不敢奉詔太祖曰卿有茂功又不矜伐懲勸國之常典可無遜彬疾真宗臨問因詢契丹事宜彬對曰太祖英武定天下猶經營和好帝曰此事朕當屈身為天下蒼生然須執綱紀存大體即久遠之利也又問以後事對曰臣無事可言臣子璨瑋材器皆堪為將帝問其優劣對曰璨不如瑋及卒帝哭之慟贈中

書令追封濟陽王謚武惠遇士夫於途必引車避之不名下吏每白事必冠而後見居官俸入給宗族無餘積

仁宗時尹洙薦狄青於韓琦范仲淹曰此良將材也二人待之甚厚仲淹授以左氏春秋且曰將不知古今匹夫勇耳青由是折節讀書悉通秦漢以來將帥兵法累進馬軍副都指揮使青起行伍十餘年而顯貴面涅猶存帝嘗勅青傳藥除之青指其面曰陛下以功擢臣不問門地臣所以有今日由此涅耳臣願留以勸軍中不敢奉詔帝益重之至是自知延州召

拜副使嘗有持狄梁公畫像及告身詣青獻之以爲青之遠祖青謝之曰一時遭際安敢自附梁公厚贈其人而遣之卒謚武襄

環原之間有明珠臧康奴三族最大其北有二川交通西界宣撫使范仲淹議築古細腰城斷其路命种世衡及知原州蔣偕董其事世衡時知環州方臥病檄至即將所部甲士晝夜興築城成而卒世衡教士人習弧矢以佐官軍吏民有謀某事辭某事者咸使之射從其中否而與奪之坐過失者亦用此得贖自振夏戎聞屬羗不可誘土人皆善射乃不復以環

爲患及卒青澗及環人皆畫像祠之

宗澤前後請高宗還京二十餘奏每爲黃潛善汪伯

彥所抑潛善伯彥又疑澤爲變以郭仲荀爲副留守

明知不發

以察之澤憂憤成疾疽發于背諸將入問疾澤矍然

曰吾以二帝蒙塵憤憤至此汝等能殲敵則我死無

恨衆皆流涕曰敢不盡力諸將出澤歎曰出師未捷

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無一語及家事但連呼過

真有三而卒年七十都人號慟計聞贈觀文殿學士

謚忠簡澤子頴居戎幕素得士心都人請以頴繼父

任時已命杜充代澤不許充酷而無謀至汴悉反澤

可

所爲於是豪傑離心降盜聚城下者復去剽掠矣  
史臣曰方二帝北行宗社失主宗澤一呼而河北義  
族數十萬衆若響之應聲實澤之忠義有以風動之  
也使當時無或齟齬牽制之則反二帝復舊都一指  
顧間耳黃潛善汪伯彥嫉能忌功而高宗惑於儉邪  
之口善善而不能用使澤不得信其志發憤而卒悲  
哉

劉錡以劉汜敗發怒嘔血數升至是卒贈開府儀同  
三司謚武穆金王亮之南下也令有敢言錡姓名者  
斬。攸舉南朝諸將問其下孰敢當者皆隨名姓以對

其答如響至錡莫有應者亮曰吾自當之惜錡以疾不能成功齋恨而沒

余玠家貧亡命走揚州上謁趙葵葵壯之俾帥舟師  
泝淮入河抵汴所向有功累推淮東制置副使入對  
言方今指即戎之士爲粗人斥爲噲伍願陛下視文  
武之士爲一勿令偏有所重偏則必至於激文武交  
激非國之福帝乃授四川宣諭使至是加制置使知  
重慶府蜀中財賦入戶部三司者五百餘萬緡入四  
總領所者二千五百餘萬緡金銀綾錦之類不預焉  
自寶慶三年失關外端平三年蜀地殘破所存州郡

無幾十六年間凡授宣撫使者三人制置使者九人俱無成績於是兩川無復紀律遺民咸不聊生監司戎帥各專號令擅辟守宰蕩無法度蜀日益壞玠至大更弊政遴選守宰築招賢館于府左士之至者玠不厭接隨其材而任之遂以利閬城大獲山以護蜀口蓬州城營山渠州城大良平嘉定城舊治瀘州城神臂山其他因山爲壘基布星列如臂使指氣勢聯絡卒年四十七贈少師謚武安自富平之敗金人專意圖蜀微玠身當其衝無蜀久矣故西人思之立祠以祀

吳璘代兄玠守蜀二十年卒贈太師謚武順上皇嘗  
問勝敵之術於璘璘對曰弱者出戰疆者繼之上皇  
曰此孫武子三駟之法一敗而二勝也璘選諸將率  
以功有薦才者璘曰兵官非嘗試難知其才以小善  
進之則僥倖者獲志而邊人宿將之心怠矣

孟珙在軍中參佐部曲論事言人人異珙徐以片言  
折衷衆志皆慙謁士遊客老校退卒壹以恩意撫接  
名位雖重惟建旗鼓隔將吏面色凜然無敢涕唾者  
退則掃地焚香隱几危坐若蕭然事外遠貨色絕滋  
味尤邃於易學累贈太師追封吉國公謚忠襄

馭將

武太后欲遣韋待價擊吐蕃韋方質奏請遣御史監軍太后曰古者明君遣將闔外之事悉以委之比闕御史監軍軍中事皆承稟以下制上非令典也且何以責其有功遂罷之武后不置監軍可爲法矣自明皇肅代德憲皆不免此蔽

肅宗以史朝義降將薛嵩爲相衛邢洛貝磁六州節度使田承嗣爲魏博德滄瀛五州都防禦使李懷仙仍故地爲盧龍節度使時河北諸州皆已降嵩等迎僕固懷恩拜於馬首乞行間自効懷恩恐賊平寵衰

故奏留嵩等及李寶臣分帥河北自爲黨援朝廷亦  
厭苦兵革苟冀無事因而授之承嗣舉管内戶口壯  
者皆藉爲兵惟使老弱耕稼數年將何用間有衆十萬又選  
其驍健者萬人自衛謂之牙兵范氏曰唐失河北實  
自此始由任蕃夷爲制將也

崔寧在蜀十餘年恃地險兵強恣爲淫侈至於入朝  
吐蕃與南詔合兵三道入寇諸將不能禦州縣多陷  
上趨寧歸鎮楊炎言于德宗曰蜀地富饒寧據有之  
貢賦不入與無蜀同若其有功則義不可奪是蜀地  
敗固失之勝亦不得也不若留寧發范陽戍兵雜禁

兵擊之。何憂不克。因得納親兵于其腹中。蜀將必不  
敢動。然后更授他帥。使千里沃壤復爲國有。是因小  
害而收大利也。上遂留寧。使神策都將李晟將兵四  
千。又發汾隴范陽兵五千。使將軍曲環將之。與東川  
山南兵合擊吐蕃南詔。破之。

李希烈請討梁崇義。上亟稱其忠。黜陟使李承自淮  
西還。言于上曰。希烈必立微功。但恐立功之后。更煩  
朝廷用兵耳。上不以爲然。希烈旣得襄陽。遂據之。上  
乃思承言以爲山南東道節度使。欲以禁兵送上承。  
兩單騎赴鎮。至襄陽。希烈真之外館。迫脅萬方。承不

屈希烈乃大掠而去承治期年軍府稍完

憲宗密問諸學士曰今欲用王承宗爲成德留後割其德棣二州更爲一鎮使輸二稅請官吏何如李絳等對曰德棣隸成德爲日已久一旦割之恐其憂疑怨望復爲鄰道構扇萬一旅拒倍難處置不若使乎祭使以其私論承宗令自表請幸而聽命於理固順若有不聽體亦無損上又問今劉濟田季安皆病若其物故又如成德天下何時當平議者皆言宜乘此際代之不受則發兵討之如何對曰羣臣見取蜀吳易於反掌故詔躒之徒爭獻策勸開河北臣竊謂河

非之勢與二方異何則西川浙西皆非反側之地其四鄰皆國家臂指之臣劉闢李錡獨生狂謀大軍一臨則渙然離耳河北則不然其將士百姓懷其累代煦嫗之恩不知君臣逆順之理鄰道各爲子孫之謀亦慮他日及此萬一或相表裏兵連禍結戎狄乘間其爲憂患可勝道哉濟及季安物故之際若有隙可乘當臨事圖之於今用兵則恐未可且以吳少誠病必不起淮西四旁皆國家州縣不與賊通朝廷命帥今正其時萬一不從可議征討故臣願捨恒冀難致之策就申蔡易成之謀脫或恒冀連兵事未如意蔡

州有彙勢可與師復以財力不贍而赦承宗則恩威  
兩廢不如早賜處分既而承宗以未得朝命頗思累  
表自訴上遣裴武宣慰承宗受詔甚恭請獻德棣二  
州武復命以承宗爲成德軍節度德州刺史薛昌朝  
爲保信軍節度領德棣二州昌朝王氏壻故就用之  
田季安使謂承宗曰昌朝陰與朝廷通故受節鉞承  
宗襲執昌朝囚之上以裴武爲欺罔又有譖之者曰  
武使還先宿裴垵家明旦乃入見上怒甚欲貶之李  
絳曰武管陷李懷光軍中守節不屈豈容今日遽爲  
奸回蓋承宗始思朝廷誅討故請獻二州而鄰道不

欲其然計必有陰行間說使不得守其初心者非武之罪也。且今抵武罪使後奉使者以武爲戒苟求便身率爲依阿兩可之言莫肯盡誠具陳利害非國家之利也。况垣武久處朝廷諳練事體豈有使未復命而先宿宰相家乎。此殆讒人中傷之言願陛下察之上遂不問。

田季安聞吐突承璀討王承宗聚其徒曰師不跨河二十五年矣。今一旦越魏伐趙虜魏亦虜矣。爲之奈何。其將有超伍而言者是願借騎五千以除君憂。季安欲從之。幽州牙將譚忠使魏知其謀入謂季安。

曰如某之計是引天下之兵也。往年王師取蜀取吳，笑不一失，是皆相臣之謀。今王師越魏伐趙，不使者臣宿將而專付中臣，不輸天下之甲而多出秦甲。君知誰爲之謀，此乃天子自爲之謀。欲將夸服於臣下也。若師未叩趙而先碎於魏，曰上之謀反不如下，能不耻且怒乎？旣耻且怒，必任智士，畫長策，仗猛將，練精兵，畢力再舉，鑑前之敗，必不滅魏而伐趙，校罪輕重，必不先趙而後魏矣。季安曰：然則若之何？忠曰：王師入魏，君厚犒之，而悉甲壓境，蹕曰：伐趙陰遣趙書，使解罍障，遺魏一城，持以奏捷，則魏之霸基安矣。季

安曰善遂與趙陰計得其堂陽

譚忠歸幽州欲激劉濟討趙會濟合諸將言曰天子知我怨趙今必命我伐之趙亦必大備我伐與不伐孰利忠曰是必皆將無之濟怒曰我與承宗反乎命繫忠獄使人視成德之境果不爲備而詔至亦止令濟護北邊濟乃召忠問何以知之忠曰盧從史外親燕內實忌之外絕趙內實與之此爲趙畫曰燕以趙爲障雖怨趙必不殘趙不必爲備一示趙不敢抗燕二使燕獲疑天子此忠所以知天子之不使君伐趙而趙之不備燕也濟曰今則奈何忠曰天子伐趙君

八 精類名考  
坐燕之甲不濟易水便潞人得以藉口是燕貯忠義之心卒染私趙之誦不見德於趙人惡聲徒嘈嘈於天下耳惟君熟思之濟曰吾知之矣乃下令軍中曰五日畢出後者醢以徇時諸軍皆未進濟自將兵七萬獨前擊趙拔饒陽束鹿

憲宗欲乘王士真死除人代之不從則興師討之以革河北諸鎮世襲之弊裴增曰李納跋扈不恭王武俊有功於國陛下前許師道今奪承宗彼必不服李絳曰武俊父子相承四十餘年今承宗又已總軍務一旦易之恐未即奉詔又河北諸鎮事體正同必不

自安陰相黨助雖有勸成之請亦非誠意蓋若所除  
 之人得入彼固足以爲功若不得入興師致討彼復  
 潛相交結勞費之病咸歸國家且今江淮大水公私  
 困竭軍旅之事恐未可輕議也中尉吐突承瓘欲奪  
 瓘權自請將兵討之宗正少卿李弼奏承宗不可不  
 討承瓘親信近臣宜委以禁兵使統諸軍上以弼狀  
 示諸學士曰此奸臣也卿曹記之勿令得進用時昭  
 義節度使盧從史遭父喪朝廷久未起復從史懇因  
 承瓘進說請以本軍討承宗詔起復金吾大將軍  
 盧從史陰與王承宗通謀憲宗甚患之會從史遣牙

有唐君相  
多能將略

將王翊元入奏事裴垍引與語爲言爲臣之義微動  
其心翊元遂輸誠言從史陰謀及可取之狀垍令翊  
元還本軍經營遂得其都知兵馬使烏重胤款要垍  
言於上曰從史必爲亂今與承瓘對營而不設備失  
今不取後雖興大兵未可以歲月平也上許之承瓘  
乃召從史入營與博伏壯士擒縛之馳請京師昭義  
上卒聞之皆甲以出烏重胤當軍門叱之曰天子有  
詔從者賞違者斬遂皆散上嘉重胤功欲卽以爲昭  
義帥李絳以爲不可請授重胤河陽會吐突承瓘奏  
已牒重胤勾當昭義留後絳上言昭義五州據山東

要害魏博恒幽諸鎮蟠結朝廷惟恃此以制之誠國  
之寶地安危所繫也昨爲從史所據使朝廷旰食計  
不獲已誘而執之已失大體今又以承瓘文牒差本  
軍牙將爲重鎮留後物情頓沮紀綱大紊校計利害  
更不若從史爲之何則從史雖蓄奸謀已是朝廷牧  
伯重胤出於列校以承瓘一牒代之竊恐河南北諸  
侯聞之憤怒耻與爲伍且謂承瓘誘重胤使逐從史  
而代其位必將人人自危萬一連表罪狀承瓘不知  
陛下何以待之不報則衆怒益甚若爲改除則朝廷  
之威去矣上悅乃以重胤鎮河陽而徙河陽節度使

孟元陽鎮昭義貶從史爲驩州司馬

田懷諫幼弱軍政皆決於家僮蔣士則數以愛憎移  
易諸將衆皆憤怒朝命久不至軍中不安田興晨入  
府士卒大譟環拜請爲留後興驚仆久之起謂衆曰  
汝宵聽吾言乎皆曰惟命興曰勿犯副大使守朝廷  
法令申版籍請官吏然後可皆曰諾興乃殺蔣士則  
等十餘人遷懷諫於外監軍以聞上亟召絳曰卿揣  
魏博若符契吉甫請遣中使宣慰以觀其變絳曰今  
田興奉其土地兵衆坐待詔命不乘此際推心撫納  
必待勅使至彼持將士表來然後與之則是恩出於

下而其感戴之心非今日比矣吉甫素與樞密使梁  
守謙相結守謙亦爲之言上竟遣中使張忠順如魏  
絳復上言朝廷恩威得失在此一舉時機可惜奈何  
弃之計忠順之行甫應過陝乞明旦即降白麻除興  
節度使猶可及也上欲且除留後絳曰田興亦順如  
此自非恩出不次無以深慰其心上從之忠順未還  
制命已至與感恩流涕士衆鼓舞

李絳又言魏博五十餘年不霑皇化一旦舉六州之  
地來歸刳河朔之腹心傾叛亂之巢穴不有重賞過  
其所望則無以慰士卒之心使四隣勸慕請發內庫

到底不肯  
大機

錢百五十萬緡以賜之左右宦官以爲所與太多後  
有此比將何以給之憲宗以語絳絳曰田與不貪專  
地之利不顧四鄰之患歸命聖朝陛下奈何愛小費  
而遺大計不以救一道人心錢用盡更來機事一失  
不可復追借使國家發十五萬兵以取六州期年而  
克之其費豈止百五十萬緡而已乎憲宗悅曰朕所  
以惡衣菲食蓄聚貨財正爲欲平定四方不然徒貯  
之府庫何爲遣知制誥裴度至魏博宣慰以錢百五  
十萬緡賞軍士六州百姓給復一年軍士受賜歡聲  
如雷成德克鄆使者數輩見之相顧失色歎曰偃彊

者果何益乎。度爲興陳君臣上下之義，興聽之終，名不倦待度禮極厚。請度徧至所部州縣，宣布朝命。田弘正、李愬屢敗平盧兵，李師道發民治城塹，役及婦人，民患且怨。都知兵馬使劉悟將兵萬餘人屯陽穀，以拒官軍務。爲寬惠使士卒，人人自便。軍中號曰劉父。或謂師道曰：「悟專收衆心，恐有他志。」師道潛遣二使齎帖授行營軍使張遙，令斬悟。遙素與悟善，懷帖示之。悟召諸將謂曰：「悟與公輩不顧死亡以抗官軍，誠無負於司空。今司空信讒來取悟首，悟死，諸公其次矣。且天子所欲誅者，獨司空一人。今軍勢日蹙，

吾曹何爲隨之族滅。欲與諸公還入鄆州。奉行天子之命。豈徒免危亡富貴可圖也。有後應者皆立斬之。衆慙皆曰。惟都頭命乃令。士卒皆飽食。執兵夜半聽鼓二聲絕。即行人銜枚馬縛口。遇行人執留之。天未明。軍至城下。城中譟譁動地。時城門已洞開。牙中兵不滿數百。皆投弓矢於地。悟勒兵捕師道與二子。斬之。慰諭軍民。斬贊師道逆謀者二十餘家。文武將吏且思且喜。悟見李公度。執手歔歔。出賈直言於獄。置之幕府。田弘正遣使往賀。悟函師道父子三首送弘正。營弘正大喜。露布以聞。淄青等十二州皆平。上命

戶部侍郎楊於陵宣撫淄青分其地爲三道以鄆曹  
濮爲一道淄青齊登萊爲一道兗海沂密爲一道自  
廣德以來垂六十年藩鎮跋扈河南北三十餘州自  
除官吏不供貢賦至是盡遵朝廷約束矣。

王承宗卒其下秘不發喪立承宗之弟承元承元時  
年二十。曰諸公未忘先德不以承元年少使攝軍務。  
承元請盡節天子以遵忠烈王之志。諸公肯從之乎。  
衆許諾。承元乃視事於都將聽事不稱留後表請除  
帥諸將及鄰道爭以故事勸之皆不聽詔以田弘正  
爲成德帥承元移鎮滑州將士誼譁不受命承元以

智士  
勇上

詔旨諭之諸將號哭不從承元出家財以散之謂曰  
諸公之意甚厚然使承元違夫子之詔其罪大矣管  
李師道之未敗也朝廷嘗赦其罪師道欲行諸將固  
留之其後殺師道者亦諸將也諸將勿使承元為師  
道則幸矣大將李寂等因留承元承元斬以徇軍中  
乃定

李寶臣與李正己田承嗣梁崇義相結期以土地傳  
子孫故承嗣之死寶臣力為悅請繼襲至是悅屢為  
惟岳請上亦不許或曰不與必為亂上曰賊本無資  
以為亂皆藉我土地假我位號以聚其眾耳曷日因

愚極

其所欲而命之多矣。而亂益滋。是爵命不足以已亂。而適足以長亂也。竟不許。

黃州刺史杜牧上李德裕書曰。牧嘗問董重質以淮西四歲不破之由。重質以爲由朝廷徵兵太雜。客軍數少。勢羸力弱。心志不一。多致敗亡。其時朝廷若使鄂壽唐州只保境土。但用陳許鄭滑兩道全軍。帖以宣閭弩手。令其守隘。即不出一歲無蔡州矣。今上黨叛逆。魏鎮雖盡節效順。亦不過圍一城攻一堡。繫繫穽穽而已。若使河陽萬人爲壘。窺天井之口。高壁深塹。勿與之戰。只以忠武武寧兩軍。帖以青州五千精

甲宣閏二千弩手徑擣上黨不過數月必覆其巢穴矣德裕又以議者多言劉悟有功積未可亟誅請下百官議上曰悟迫於救死耳非素心徇國也籍使有功父子爲將相二十餘年國家報之足矣積何得復自立朕以爲凡有功當顯賞有罪亦不可苟免也德裕又以分司賓客李宗閔與劉從諫交通不宜真之東都奏以爲湖州刺史制削奪從諫及積官爵以王元逵何弘敬爲招討使與河東節度使劉沔河陽節度使王茂元合力攻討先是河北諸鎮有自立者朝廷必先有弔祭使冊贈使宣慰使繼往商度然後用

兵故常及半歲軍中得以爲備至是宰相亦欲遣使  
上即下詔討之元遠即日出師

李德裕以韓全義以來將帥出征屢敗其弊有三一  
者詔令下軍前者日有三四宰相多不預聞二者監  
軍各以意見指揮軍事將帥不得專進退三者每軍  
各有宦者爲監使本李德裕悉選軍中驍勇數百爲牙隊其在  
陳戰鬪者皆怯弱之士每戰監使自有信旗乘高立  
馬以牙隊自衛視軍勢小却輒引旗先走陳從而潰  
德裕乃與樞密使楊欽義劉行深議約勅監軍不得  
預軍政每兵千人聽監軍取十人自衛有功隨例霑

君相同心  
之効

八編類集

卷三十三

大

賞二樞密皆以爲然。白武宗行之。自禦回鶻。至澤潞。罷兵皆守此制。自非中書進詔。意更無它詔。自中出者。號令旣簡。將帥得以施其謀略。故所向有功。河北三鎮。每遣使者至京師。李德裕常面諭之曰。河朔兵力雖強。不能自立。須藉朝廷官爵威命。以安軍情。歸語汝使。與其使大將。邀宣慰。勅使以求官爵。何如。自奮忠義。立功立事。結知明主。使恩出朝廷。不亦榮乎。且以耳目所及者言之。李載義在幽州。爲國家盡忠。平滄景。及爲軍中所逐。不失作節度使。後鎮太原。位至宰相。楊至誠遣大將遮勅使馬求官。及爲軍

中所逐。朝廷竟不赦其罪。此二人禍福足以觀矣。德裕復以其言白武宗。武宗曰：「要當如此。」明告之。由是三鎮不敢有異志。

盧龍軍亂。殺節度使史元忠。惟牙將陳行泰、王留務表求節鉞。李德裕曰：「河朔事勢，臣所熟諳。比來朝廷遣使太速，故軍情遂固。若置之數月不問，必自生變。今請勿遣使以觀之。旣而軍中果殺行泰，立張絳，復求節鉞，朝廷亦不問。」雄武軍使張仲武起兵擊絳。且遣軍吏吳仲舒奉表以聞。詔宰相問狀。仲舒言行泰絳皆遊客，故人心不附。仲武幽州舊將，性忠義，通書

此事並有  
不使宰相  
所知者

習事人心向之計。今軍中已遂絳矣。李德裕問雄武士卒幾何。對曰：軍士土團合千餘人。德裕曰：兵少何以立功。對曰：在得人心。不在兵多。德裕又問：萬一不克如何。對曰：幽州糧食皆在媯州。及北邊七鎮。萬一未能入。則據居庸關。絕其糧道。幽州自困矣。德裕奏行泰絳皆使大將上表脅朝廷。邀節鉞。故不可與。今仲武表請討亂。與之有名。乃以仲武知盧龍。留後。仲武尋克幽州。

王元逵前鋒入邢州境。已踰月。何弘敬猶未出師。元逵密表弘敬。懷兩端。李德裕言：忠武累戰有功。軍聲

頗振。王宰年力方壯，謀略可稱。請詔弘敬以河陽、河東未能進軍，賊屢出兵焚掠晉絳。今遣王宰將忠武前軍徑魏博，抵磁州，以分賊勢。弘敬必思此攻心伐謀之術也。從之。弘敬倉皇出師，拔肥鄉、平恩，殺傷甚衆。上曰：弘敬已拔兩縣，可釋前疑。既有殺傷，雖欲持兩端，不可得已。

土宰言遊奕將得劉稹表，有意歸附。李德裕言：宰擅受稹表，似欲擅招撫之功。管韓信破田榮，李靖擒頡利，皆因其請降，潛兵掩襲，止可令王宰失信，豈得損朝廷威命，建立奇功。實在今日，必不可以太原小擾。

失此事機望。即遣使督其進兵。必積與諸將舉族面縛。方可受納。兼諭石雄以宰若納積。則雄無功可紀。當於垂成之際。自取奇功。又爲相府與宰書。言晉王承宗雖逆命。猶遣子弟奉表入朝。憲宗猶未之許。今積置章表於衢路之間。遊奕將不即毀除。實恐非是。且積逆狀如此。而將帥受之。是私忠歸於臣下。不赦在朝廷事體之間。交恐不可自今更有章表。宜即所在焚之。惟面縛而來。始可容受。德裕又上言。太原人心從來忠順。止是貧虛。賞犒不足。况千五百人。何能爲事。必不可縱。且用兵未罷。深慮所在動心。望詔李

石還赴太原召兵討亂上皆從之詔王逢留太原兵  
守榆社以易定汴兗兵還討弁又遣中使馬元實至  
太原曉諭且覘之元實受弁賂還於衆中大言相公  
須早與之節德裕曰何故元實曰自牙門至柳子列  
十五里曳地光明甲若之何取之德裕曰李相正以  
無兵故發橫水兵赴榆社弁何能遽致如此之衆乎  
元實曰召募所致耳德裕曰召募須有貨財李相止  
以次軍士絹一匹故致此亂弁何從得之元實辭屈  
德裕曰從其有十五里光明甲必須殺此賊因奏弁  
微賊決不可恕如國力不支寧捨劉稹河東兵戍榆

社者聞朝廷令客軍取太原恐妻孥爲所屠滅乃擁  
監軍呂義忠自取太原擒楊弁盡誅亂卒送弁京師  
并其黨斬之

李德裕訪高文端破賊之策高文端曰官軍令直攻  
潞州澤州兵約萬五千人賊常分兵大半潛伏山谷  
伺官軍攻城疲弊則四集救之官軍必失利請令陳  
許軍過乾河立寨城連延築爲夾城環遶澤州日遣  
大軍布陳於外以扞救兵賊尤圍將合必出戰待其  
敗北然後乘勢可取固鎮寨四崖懸絕勢不可攻然  
寨中無水宜令王逢絕其水道不過三日賊必遁去

又都頭王釗將萬兵戍潞州以積數誅大將疑思召之不入但釗及士卒家屬皆在潞州招之必不肯來若諭以引兵取積事成即除他鎮仍厚有賜與庶幾肯從鎮州奏事官高迪密陳二事其一以爲賊中好爲偷兵術潛抽諸處兵聚於一處官軍多就追逐以致失利官軍須知此情自非來攻慎勿與戰彼淹留不過三日須散歸舊屯如此數四空歸自然喪氣官軍密遣諜者諷其抽兵之處乘虛襲之無不捷矣其二鎮魏下營不離故處每三兩月一深入燒掠而去賊但固守城柵城外百姓賊亦不惜宜令進營據其

要害以漸迫之。德裕皆請以其言論諸將。

劉稹年少懦弱，押牙王協兵馬使李士貴用事，專聚貨財，而將士有功無賞，協請稅商人，每州遣軍將一人主之，并藉編戶家貲十分取二，民惱惱不安。邢州將裴問，稹之舅也，所將兵多富商子弟，問以其父兄被拘爲之，請不得，乃殺稅商軍將，而請降於王元逵。絳州守將王釗，磁州守將安玉，聞之，皆請降於何弘敬。李德裕曰：昭義根本盡在山東，三州降，則上黨不日有變矣。上曰：郭誼必梟劉稹，以自贖德裕曰：誠如聖料。上曰：於今所宜先處者何事？德裕曰：萬一鎮魏。

請占三州。朝廷難於可否。請以給事中盧弘止爲三州留後。上從之。詔盧鈞乘驛赴鎮。潞人聞三州降。大思郭誼。王協謀說劉稹以兵授誼。束身歸朝。稹許之。遂殺稹。滅其族。函首遣使奉表降於王宰。宰以狀聞。宰相入賀。上曰。郭誼宜如何處之。德裕對曰。劉稹。驍孺子耳。阻兵拒命。皆誼爲之謀。王及勢孤力屈。又賣稹以求賞。此而不誅。何以懲惡。宜及諸軍在境。并誼等誅之。上曰。朕意亦以爲然。乃詔石雄將七千人入潞州。以應謠言。杜棕請赦誼等。上不應。詔昭義五州給復一年。橫增賦歛。悉從蠲免。所藉團兵。並縱歸農。

得人

諸道將上等級加賞。雄至潞州，盡執誼等送京師。盧鈞素寬厚愛人，襄州士卒在行營者，對陳輒揚其美。及赴鎮，散卒歸之者皆厚撫之，人情大洽。昭義遂安。郭誼、王協等至京師，皆斬之。

且家附

僖宗時，右補闕常濬上疏以爲陛下姑息藩鎮太甚，是非功過，駢首並足，致天下紛紛若此，猶未之寤，豈可不念駱谷之艱危，復懷西顧之計乎？宜稍振典刑，以威四方。田令孜之黨言於僖宗曰：此疏傳於藩鎮，豈不致其猜忿？於是貶濬萬州司戶，尋賜死。

諸道兵皆會關中，獨平盧不至。王鐸遣判官張濬往。

說之時平盧大將王敬武方逐節度使自爲留後已受黃巢官爵不出迎濬見而責之曰公爲藩臣侮慢詔使不能事上何以使下敬武愕然謝之旣宣詔將士皆不應濬徐諭之曰人生當先曉逆順次知利害黃巢前日販鹽虜耳公等捨累葉天子而臣之果何利哉今天下勤王之師皆集京畿而淄青獨不至一旦賊平天子返正公等何面見天下之人乎將士皆改容引咎曰諫議之言是也敬武即發兵從濬而西詔設通判于諸州凡軍民之政皆統治之事得專達與長吏均禮大州或置二員又令節鎮所領支郡皆

直隸京師得自奏事。不屬諸藩。於是節度使之權始輕。用趙普之言也。

李漢超在關南。民有訟其彊娶已女爲妾及貸民錢不償者。太祖召謂曰。汝女可適何人。對曰。農家爾。又問漢超。未至關南時。契丹何如。對曰。歲苦侵暴。曰。今復爾邪。對曰。無也。太祖曰。漢超。朕之貴臣。汝女爲之妾。不猶愈爲農婦乎。且使漢超不在關南。汝家尚能保其所有貨財邪。責其人而遣之。密使諭漢超曰。亟還其女。并所貸。朕姑贖汝。勿復爲也。不足於用。何不。以告朕邪。漢超感泣。由是益修政理。吏民愛之。

謀士非死  
不可

太祖于諸將家族在京師者撫之甚厚郡中筦榷之  
利悉與之恣其圖回貿易免所過征稅令招募驍勇  
以爲爪牙凡軍中事許從便宜每來朝必召對命坐  
賜以飲食錫賚殊異由是邊臣皆富於財得以養募  
死力使爲間諜洞知藩情每入寇必能先知預爲之  
備設伏掩擊多致克捷自此累年無西北之慮得以  
盡力東南取荆湖川廣吳楚之地

晉者漢高帝一見韓信而授以上將解衣衣之推食  
哺之一見黥布而以爲淮南王供具飲食如王者一  
見彭越而以爲相國當是時三人者未有功於漢也

厥後追項籍垓下。與信越期而不至。捐數千里之地。以畀之。如奔敝屣。項氏未滅。天下未定。而三人者已極富貴矣。何則。高帝知三人者之志大。不極於富貴。則不爲我用。雖極於富貴而不滅項氏。不定天下。則其志不已也。至於樊噲滕公灌嬰之徒。則不然。拔一城陷一陣。而後增數級之爵。否則終歲不遷也。項氏已滅。天下已定。樊噲滕公灌嬰之徒。計百戰之功。而後爵之通侯。夫豈高帝至此而嗇哉。知其才小而志小。雖不先賞。不怨。而先賞之。則彼將泰然自滿。而不復以立功爲念。故也。噫。方韓信之立於齊。蒯通武涉。

之說未去也。當是之時而奪之王漢其殆哉。夫人豈不欲三分天下而自立者。而彼則曰漢王不奪我齊也。故齊不捐。則韓信不懷。韓信不懷。則天下非漢之有。嗚呼高帝可謂知大計矣。蘇洵御將論

### 論將

李太后以典兵者多非其人。謂蜀主曰。吾嘗見莊宗跨河與梁戰。及先帝在太原。平王蜀諸將。非有大功。無得典兵。故士卒畏服。今王昭遠出於廝養。伊審徵。曾保貞。趙崇。韜皆膏粱乳臭子。素不習兵。徒以舊恩。寘于人上。平時誰敢言者。一旦疆場有事。御大

敵乎

ノ  
系  
タ  
シ  
ス  
ル  
ノ  
方  
法  
ニ  
シ  
テ

三  
ラ